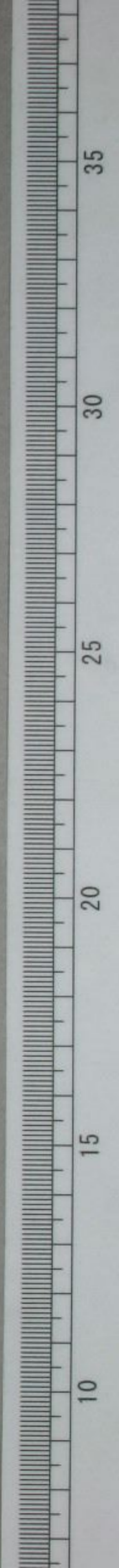


北齊書

二

自卷十一  
至卷二十一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6  
2



文庫 11  
D 296  
2

北魏  
平義而富且貴  
於我如夢  
川又出印

二月十二日午

長春圖書館

北齊書卷十一

列傳第三

文襄六王

河南康舒王孝瑜

廣寧王孝珩

河間王孝琬

蘭陵武王孝瓘

即長恭也

安德王延宗

漁陽王紹信

文襄六男。文敬元皇后生河間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孝瑜。王氏生廣寧王孝珩。蘭陵王長恭。不得母氏。姓陳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漁陽王紹信。

西漢書

文庫

河南康舒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齊受禪。進爵爲王。歷位中書令。司州牧。初孝瑜養於神武宮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將誅楊愔等。孝瑜預其謀。及武成卽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敕之曰。吾飲汾清二盃。勸汝於鄴酌兩盃。其親愛如此。孝瑜容貌魁偉。精彩雄毅。謙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碁不失一道。初文襄於鄴東起山池遊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植幡稍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爲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後園之翫。於是貴賤慕學。處處營造。武成常使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槊。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趙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親。由是獻及士開皆側目。士開密告其奢僭。獻又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爾朱御女名摩女。本事太后。孝瑜先與之通。後因太子婚。

夜孝瑜竊與之言。武成大怒。頓飲其酒。三十七盃。體至肥大。腰帶十圍。使婁子彥載以出。檻之於車。至西華門。煩熱躁悶。投水而絕。贈太尉。錄尚書事。子弘節嗣。孝瑜母魏。魏部尚書朱弁孫也。本魏潁川王斌之妃。爲文襄所納。生孝瑜。孝瑜還第。爲太妃。孝瑜妃盧正山女。武成胡后之內姊也。孝瑜薨後。宋太妃爲盧妃所譖。訴武成殺之。

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也。歷位司州牧。尚書令。司空。司徒。錄尚書。大將軍。大司馬。孝珩愛賞人物。學涉經史。好綴文。有伎藝。嘗於廳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爲真。又作朝士圖。亦當時之妙絕。後主自晉州敗奔鄴。詔王公議於舍光殿。孝珩以大敵旣深。事藉機變。宜使任城王領幽州道兵入玉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求業領洛州兵趣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敵

自然  
呼延氏

聞南北有兵自然潰散又請出宮人珍寶賜將士帝不能用承光  
即位以孝珩為太宰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顯尉相願同謀期正旦  
五日孝珩於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相願仕內以禁兵應之族與敬  
顯自遊豫園勒兵出既而阿那肱從別宅取便路入宮事不果乃  
求出拒西軍謂阿那肱韓長鸞陳德信等云朝廷不賜遣擊賊豈  
不畏孝珩反耶孝瑜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時何與國家事以今  
日之急猶作如此猜疑尚韓恐其變出孝珩為滄州刺史至州以  
五千人會任城王於信都共為匡復計周齊王憲來伐兵弱不能  
敵怒曰由高阿那肱小人吾道窮矣齊叛臣乞扶令和以稍刺孝  
珩墜馬奴白澤以身扞之孝珩猶傷數處遂見虜齊王憲問孝珩  
齊亡所由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為之改容親為  
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孝珩獨歎曰李穆叔言齊氏二十八年今果

自

然矣由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嗣  
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廟算展我心  
力耳至長安依例授開府縣侯後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  
胡琵琶命孝珩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至  
口淚下嗚咽武帝乃止其年十月疾甚啓歸葬山東從之尋卒令  
還葬鄴

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天統中累遷尚書令初  
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將避之而東孝琬叩馬諫請委趙郡王  
部分之必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胄將出帝使追還周軍退拜并  
州刺史孝琬以文宣世驕矜自負河南王之死諸王在宮內莫敢  
舉聲唯孝琬大哭而出又怨執政為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珽  
譖之云草人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豈是

老嫗須着此。此言屬大家也。初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珽以說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鳴孝琬將建金雞而大赦。帝頗惑之。時孝琬得佛牙置於第內。夜有神光照室。玄都法順請以奏聞。不從。帝聞使搜之。得鎮庫稍幘數百。帝聞之以爲反。訊其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對曰。孝琬畫作陛下形。哭之。然實是文襄像。孝琬時時對之泣。帝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撻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阿叔。喚我作叔。孝琬曰。神武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外甥。何爲不得喚作叔也。帝愈怒。折其兩脛而死。瘞諸西山。帝崩後乃改葬于正禮嗣。幼聰穎。能誦左氏春秋。齊亡遷綿州卒。

恭  
入陣曲

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躬。免宵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歌謠之。爲蘭陵王入陣曲。是也。歷司州牧。青瀛二洲。頗受貨。後爲太尉。與段韶討柏谷。又攻定陽。韶病。長恭總其衆。前後以戰功。別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等郡公。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王旣受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恭未荅。相願曰。豈不曰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於此犯。便當行罰。求福反以速禍。長恭泣下。前膝請以安身術。相願曰。王前旣有勲。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爲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武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範。飲以毒藥。長恭謂妃鄭氏曰。我忠

樂平王仁邕。潁川王仁儉。安樂王仁雅。丹楊王仁真。東海王仁謙。南陽王綽。字仁通。武成長子也。以五月五日景時生。至午時。後主乃生。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正嫡。故貶爲第二名。融字君明。出後漢陽王河清三年。改封南陽。別爲漢陽。置後。綽始十餘歲。留守晉陽。愛波斯狗。射破胡諫之。歛然斫殺數狗。狼籍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後爲司徒冀州刺史。好裸人使踞。爲獸狀。縱犬噬而食之。左轉定州。汲井水爲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遊獵無度。恣情強暴。云學文宣伯爲人。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後主聞之。詔鑠綽。赴行在所。至而宥之。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蠅將蛆。混看極樂。後主卽夜索蠅一斗。比曉得。三二升。置諸浴斛。使人裸臥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噓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

何不早馳驛奏聞。綽由是大爲後主寵。拜大將軍。朝夕同戲。韓長鸞聞之。除齊州刺史。將發。長鸞令綽親信誣告其反。奏云。此犯國法。不可赦。後主不忍。顯戮。使寵胡何猥薩。後園與綽相撲。搯殺之。瘞於興聖佛寺。經四百餘日。乃大斂。顏色毛髮皆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壞。綽兄弟皆呼父爲兄。兄嫡母爲家家。乳母爲姊。姊婦爲妹妹。齊亡。妃鄭氏爲周武帝所幸。請葬綽。敕所司葬於永平陵北。

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拜開府侍中。中書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錄尚書事。大司馬。魏氏舊制。中丞出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遙任車去。牛頓。輒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自都鄴後。此儀寔絕。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初從北宮出。

以事上。何辜於天而遭煇也。妃曰：何不求見天顏。長恭曰：天顏何由得見。遂飲藥薨。贈太尉。長恭面柔心壯，音容兼美。為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初在瀛州，行參軍陽士深表列其贓，免官。及討定州，賜士深在軍，恐禍及長恭，聞之曰：吾本無此意，乃求小失。杖士深二十，以安之。嘗入朝，而僕從盡散，唯有一人長恭，獨還。無所譴罰。武成賞其功，命賈護為買妾二十人，唯受其一。有千金責券，臨死日盡燔之。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也。母陳氏，廣陽王妓也。延宗幼為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已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衝天王。文宣問楊愔，愔曰：天下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焉。為定州刺史，于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蒸猪糝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孝昭帝聞

之，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謹，又加三十。又以囚試刀，驗其利鈍，驕縱多不法。武成使撻之，殺其昵近九人。從是深自改悔。蘭陵王芒山，凱捷自陳兵勢，諸兄弟咸壯之。延宗獨曰：四兄非大丈夫，何不乘勝徑入，使延宗當此勢。關西豈得復存。及蘭陵死，妃鄭氏以頸珠施佛。廣寧王使贖之，延宗手書以諫，而淚滿紙。河間死，延宗哭之，淚亦甚。又為草人以像武成，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武成覆臥延宗於地，馬鞭撻之二百。幾死。後歷司徒、太尉。及平陽之役，後主自禦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擒周開府宗珽，及大戰，延宗以麾下再入周軍，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獨全軍。後主將奔晉陽，延宗言：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付臣，臣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并州，又聞周軍已入勸鼠谷，乃以延宗為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謂曰：并州阿兄自取，兒今去也。

延宗曰陛下爲社稷莫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駱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後主竟奔鄴在并將率咸請曰王若不作天子諸人實不能出死力延宗不得已卽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宦豎豐結蕭牆盜起疆場斬關夜遁莫知所之則我高祖之業將墜於地王公卿士復見推逼今便祇承寶位可大赦天下改武平七年爲德昌元年以晉昌王唐邕爲宰輔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沐陽王和阿于子右衛大將軍段暢武衛將軍相里僧伽開府韓骨胡侯莫陳洛州爲爪牙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容貌克壯坐則仰偃則伏人笑之乃赫然奮發氣力絕異馳騁行陣勁捷若飛傾覆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千餘家後主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陳辭自稱名流涕嗚咽衆皆爭爲死兒童女子

亦乘屋攘袂投輒石以禦周軍特進開府那盧安生守太谷以萬兵叛周軍圍晉陽望之如黑雲四合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于子段暢拒城東延宗親當周齊王於城北奮大稍往來督戰所向無前尚書令史沮山亦肥大多力捉長刀步從殺傷甚多武衛蘭芙蓉慕連延長皆死於陣阿于子段暢以千騎投周周軍攻東門際昏遂入進兵焚佛寺門屋飛焰照天地延宗與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軍大亂爭門相填壓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武帝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輒牽馬頭賀拔佛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僅得出齊人奮擊幾中焉城東阨曲佛恩及降者皮子信爲之導僅免時四更也延宗謂周武帝崩于亂兵使於積屍中求長鬣者不得時齊人旣勝入坊飲酒盡醉臥延宗不復能整周武帝出城饒甚欲爲遁逸計齊王憲及柱國王



北齊書十一  
誼諫以爲去必不免。延宗叛將段暢亦盛言城內空虛。周武帝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詰旦。還攻東門。尅之。又入南門。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於人家見禽。周武帝自投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帝曰：「兩國天子有何怨惡。直爲百姓來耳。勿怖。終不相害。使復衣帽禮之。」先是高都郡有山焉。絕壁臨水。忽有異書見。云：「齊亡。延宗洗視逾明。帝使人就寫。使者改亡爲上。至是應焉。」延宗敗前在鄴聽事。見兩日相連。置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時受敕守并州。明日建尊號。不間日而被圍。經宿至食時而敗。年號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既而周武帝問取鄴計。辭曰：「亡國大夫不可以圖存。此非臣所及。彊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援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及至長安。周武與齊君臣飲酒。令後主起舞。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自殺。侍婢苦執諫而止。未幾。」

昌字二日也

周武誣後主。又延宗等云。遙應穆提婆反。使並賜死。皆自陳無之。延宗攘袂泣而不言。皆以椒塞口而死。明年李起收殮之。後主之傳位於太子也。孫正言竊謂人曰：「我保定中爲廣州士曹。聞襄城人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承之謂後主。年號承光。其言竟信云。」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也。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州刺史。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牀坐。太守鄒道蓋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而主人公爲起。乃與長命結爲義兄弟。妃與長命妻爲姊妹。責其闔家。幼長皆有贈賄。鍾氏因此遂貧。齊滅死於長安。」

此卷與北史同

汝南王彥忠

汝南王彥理

武成十二王

南陽王緯

琅邪王儼

齊安王廓

北平王貞

高平王仁英

淮南王仁光

西河王仁幾

樂平王仁邕

潁川王仁儉

安陽王仁雅

丹陽王仁直

東海王仁謙

文宣五男。李后生廢帝及太原王紹德。馮世婦生范陽王紹義。裴嬪生西河王紹仁。顏嬪生隴西王紹廉。

太原王紹德。文宣第二子也。天保末為開府儀同三司。武成因怒李后罵紹德曰。你父打我時。竟不來救。以刀環築殺之。親以土埋之。遊豫園。武平元年詔以范陽王子辨才為後襲太原王。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也。初封廣陽。後封范陽。歷位侍中。清都尹。好與羣小同飲。擅置內參。打殺博士任方榮。武成嘗杖之二百。送付昭信后。后又杖一百。及後主奔鄴。以紹義為尚書令。定州刺史。周武帝尅并州。以封輔相。為北朔州總管。此地齊之重鎮。諸勇

士多聚焉。前卒長趙穆、司馬王當萬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於瀛州。事不果，便迎紹義。紹義至馬邑，輔相及其屬韓阿各奴等數十人皆齊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盡從輔相及紹義。至皆反焉。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至，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為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又攻陷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周將宇文神舉軍逼馬邑，紹義遣杜明達拒之，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眾三千家，令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哭拜別者。」大半突厥。他鉢可汗謂文宣為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蹀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隸紹義。高寶寧在營州，表上尊號。紹義遂即皇帝位，稱武平元年。以趙穆為天水王。他鉢聞寶寧得平州，亦招諸部，各舉兵南向。去共立范陽王作齊帝，為其報讎。周武帝大集兵於雲陽，將親北伐。

遇疾暴崩。紹義聞之，以為天贊已。盧昌期據范陽，亦表迎紹義。俄而周將宇文神舉攻滅昌期。其日紹義適至幽州，聞周總管出兵於外，欲乘虛取薊城。列天子旌旗，登燕昭王冢，乘高望遠，部分兵眾。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馳救幽州，半為齊軍所殺。紹義聞范陽城陷，素服舉哀。迴軍入突厥，周人購之於他鉢，又使賀若誼往說之。他鉢猶不忍，遂偽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流於蜀。紹義妃渤海封孝琬女，自突厥逃歸，紹義在蜀，遣妃書云：「夷狄無信，送吾於此，竟死蜀中。」

西河王紹仁，文宣第四子也。天保末，為開府儀同三司，尋薨。隴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也。初封長樂，後改焉。性癡暴，嘗拔刀逐紹義。紹義走入廡，閉門拒之。紹義初為清都尹，未及理事，紹廉先往喚囚，悉出，卒意決遺之。能飲酒，一舉數升，終以此薨。

孝昭七男。元后生樂陵王百年。桑氏生襄城王亮。出後襄城景王。諸姬生汝南王彥理。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陽王彥忠。

中宮

樂陵王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初即位。在晉陽。羣臣請建中宮。及太子。帝謙未許。都下百寮。又請乃稱。太后令立為皇太子。帝臨崩。遺詔傳位於武成。并有手書。其末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大寧中。封樂陵王。河清三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蓋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敎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敎字。德胄封以奏。帝乃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見帝於玄都苑涼風堂。使百年書敎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人曳百年。逸堂且走且打。所過處血皆遍。

地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於後園親看埋之。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擊之。乃開。後主時改九院為二十七院。廟得一小屍。緋袍金帶。一髻一解。一足有靴。諸內參竊言。百年太子也。或言太原王昭德。詔以襄成王子白澤襲爵樂陵王。齊亡入關。徙蜀死。

汝南王彥理。武平初。封王位。開府。清都尹。齊亡入關。隨例授儀同大將軍。封縣子女入太子宮。故得不死。隋開皇中卒。并州刺史。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南王彥忠。與汝南同受封。並加儀同三司。後事闕。

武成十三男。胡皇后生後主及琅邪王儼。本夫人。生南陽王綽。後宮。生齊安王廓。北平王貞。高平王仁。英。淮南王仁光。西河王仁幾。

二月十三日續之

與其安

與其命妻為救救責其闔室以其言自願讓與曰此後食不  
計不醜曰此何咄小人而主人公然殊不與其命歸為養其  
并德然則與大富人雖其命同秩坐太守機蓋歸其命於  
然則王辭計文襄策六千也然則開中於軍藉軍青以陳  
則謂天利濟之謂濟昌也承之謂對主平然承其言言云  
人曹普亦言高王謂其則利當為天子至高濟之承之當  
則其於太子並紆五言麻謂人曰其利家中為其士曹則  
或宗對其言而不言皆以然塞口而後則平李其亦之對王  
周左指對主文或宗言云然則對其言又對並其言自利無之

北齊書卷十二

列傳第四

文宣四王

太原王紹德

范陽王紹義

西河王紹仁

隴西王紹廉

孝昭六王

樂陵王紹年

始平王紹德

城陽王紹基

定陽王紹康

孫川中鳳尊  
氏南南南

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入墜。帝大笑。以為善。更敕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儼怕在宮中。坐含光殿。以視事。諸父皆拜焉。帝幸并州。儼常居守。每送駕。或半路。或至晉陽。乃還。王師羅常從。駕後至武成。欲罪之。辭曰。臣與第三子別。留連不覺晚。武成憶儼為之下泣。舍師羅不問儼。器服玩飾。皆與後主同。所須悉官給。於南宮。嘗見新冰。早李。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無從。是後主先得新奇。屬官及工匠。必獲罪。太上胡后。猶以為不足。儼常患喉健。醫下針。張目不瞬。又言於帝曰。阿兄。慳何能率左右。帝每稱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以後主為劣。有廢立意。武成崩。改封琅邪儼。以和士開駱提婆等奢恣。盛修第宅。意甚不

平。嘗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曰。琅邪子眼光。弈弈數步。射人向者。慙對不覺汗出。天子前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武平二年。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復得。每日見太后。四月。詔除太保。餘官悉解。猶帶中丞。督京畿。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左右開府高舍洛。中常侍劉辟疆。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閒構。何可出北宮。入百姓叢中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贊成其事。儼乃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付禁推。子琮雜以他文書奏之。後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奉敕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詔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邪王受敕。何須重奏。伏連信之。伏五十人於神獸門外。詰旦。執士開送御史儼。使馮求洛就臺斬之。儼徒本意。唯殺士開。及是因逼儼曰。事

既然不可中止。儼遂率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遙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剽家家頭。使作阿尼。故擁兵馬。欲坐看孫鳳玠宅上。臣爲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姊來迎臣。」臣卽入見姊姊。卽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帝後。聞之戰慄。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疆牽衣諫曰：「若不斬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安德二王適從西來。欲勸成其事。曰：何不入辟疆曰：人少。安德王顧衆而言曰：孝昭帝殺楊遵彥。止八十人。今乃數千。何言人少。後主泣啓太后曰：有緣更見家家無緣。求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於求巷。帝率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

弄兵與交手卽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皮景和亦以爲然。後主從之。光步道使人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漢。何所苦。執其手。疆引以前。請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厭。願寬其罪。帝拔儼帶刀環亂築。辯頭良久。乃釋之。收伏連及高舍洛。王子宜。劉辟疆。都督翟顯。貴於後園。帝親射之。而後斬。皆支解。暴之都街下。文武職吏盡欲殺之。光以皆勲貴子弟。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云：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儼之未獲罪也。鄴城有白馬佛塔。是石季龍爲澄公所作。儼將修之。巫曰：若動此浮圖。北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回旋失之。數旬而敗。自是太后處儼於宮內。食必自嘗之。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

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爲計何洪珍與和士開素善亦請殺之未決以食譽密迎祖珽問之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醜慶父帝納其言以儼之晉陽使右衛大將軍趙元偁誘執儼元偁曰臣昔事先帝日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能行帝出元偁爲豫州刺史九月下旬帝啓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出獵須早出早還是夜四更帝召儼儼疑之陸今宣曰兄兒喚兒何不去儼出至未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立殺之時年十四不脫靴裹以席埋於室內帝使啓太后臨哭十餘聲便擁入殿明年三月葬於鄴西贈謚曰楚恭哀帝以慰太后有遺腹四男生數月皆幽死以平陽王淹孫世俊嗣儼妃李祖欽女也進爲楚帝后居宣則宮齊亡乃嫁焉

齊安王廓字仁弘武成第四子也性長者無過行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北平王貞字仁堅武成第五子也沉審寬恕帝嘗曰此兒得我鳳毛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尚書令錄尚書事帝行幸總留臺事積年後主以貞長大漸忌之阿那肱承旨令馮士幹劾繫貞於獄奪其留後權

高平王仁英武成第六子也舉止軒昂精神無檢格位定州刺史淮南王仁光武成第七子也性躁且暴位清都尹次河西王仁幾生而無骨不自支持次樂平王仁邕次潁川王仁儉次安樂王仁雅從小有瘖疾次丹陽王仁直次東海王仁謙皆養於北宮琅邪王死後諸王守禁彌切武平末年仁邕已下始得出外供給儉薄取克而已尋後主窮蹙以廓爲光州貞爲青州仁英爲冀州仁儉



爲膠州仁直爲濟州刺史自廓已下多與後主死於長安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獲免俱徙蜀隋開皇中追仁英詔與蕭琮陳叔寶修其本宗祭祀未幾而卒

後主五男穆皇后生幼主諸姬生東平王恪次善德次買德次質錢胡太后以恪嗣琅邪王尋夭折齊滅周武帝以任城已下大小三十王歸長安皆有封爵其後不從戮者散配西土皆死邊論曰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開平然武藝英姿多堪禦侮縱咸陽賜劍覆敗有徵若使蘭陵獲全未可量也而終見誅剪以至土崩可爲太息者矣安得以時艱主暗匿迹韜光及平陽之陣奮其忠勇蓋以臨難見危義淡家國德昌大舉事迫羣情理至淪亡無所歸命廣寧請出後宮竟不獲遂非孝珩辭致有謝李同自是後主心識去矣平原已遠存亡事異安可同年而說武

成。媿。忍。姦。穢。事。極。人。倫。太。原。跡。異。猜。嫌。情。非。釁。逆。禍。起。昭。信。遂。及。淫。刑。嗟。乎。欲。求。長。世。未。之。有。也。以。孝。昭。德。音。庶。可。慶。流。後。嗣。百。年。之。酷。蓋。濟。南。之。濫。觴。其。云。莫。効。前。人。之。言。可。爲。傷。歎。各。愛。其。子。豈。其。然。乎。邨。邪。雖。無。師。傳。之。資。而。早。聞。氣。尚。士。開。淫。亂。多。歷。歲。年。一朝。勦。絕。慶。集。朝。野。以。之。受。斃。淡。可。痛。焉。然。專。戮。之。釁。未。之。或。免。贈。帝。謚。恭。矯。枉。過。直。觀。過。知。仁。不。亦。異。於。是。乎。

此卷與北史同

北齊書卷十三

列傳第五

趙郡王琛 子象

清河王岳 子勤

趙郡王琛字末寶高祖之弟也少時便弓馬有志氣高祖既匡天下中興初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既居禁衛恭勤慎密率先左右太昌初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封南趙郡公食邑五千戶尋拜驃騎大將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末熙二年除使持節都督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琛推誠撫納拔用人士甚有聲譽及斛斯椿等變結高祖將謀內討以晉陽根本召琛留掌後事以為并肆汾大行臺僕射領六州九酋長大都督其相府政事琛悉決之天平中除御史中尉正色糾彈無所迴避遠

魏州中圖  
氏肅向

近肅然尋亂高祖後庭高祖責罰之因杖而斃時年二十三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滄瀛幽殷并肆雲朔十州諸軍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太尉尚書令謚曰貞平天統三年又贈假黃鉞左丞相太師錄尚書事冀州刺史進爵爲王配饗高祖廟庭子叡嗣叡小名須拔生三旬而孤聰慧夙成特爲高祖所愛養於宮中令游孃母之恩同諸子魏興和中襲爵南趙郡公至四歲未嘗識母其母則魏華陽公主也有鄭氏者叡母之從母姊妹之女戲語叡曰汝是我姨兒何因倒親游氏叡因問訪遂精神不怡高祖甚以爲怪疑其感疾欲命醫看之叡對曰兒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覩見高祖驚曰誰向汝道耶叡具陳本末高祖命元夫人令就宮與叡相見叡前跪拜因抱頭大哭高祖甚以悲傷語平秦王曰此兒天生至孝我兒子無有及者遂爲休務一日叡初讀孝經至資

於事父輒流涕歔歔十歲喪母高祖親送叡至領軍府爲叡發喪舉聲殞絕哀感左右三日水漿不入口高祖與武明皇后慙慙敦譬方漸順旨居喪盡禮持佛象長齋至于骨立杖而後起高祖令常山王共臥起日夜說喻之并敕左右不聽進水雖絕清漱午後輒不肯食由是高祖食必喚叡同按其見慙惜如此高祖崩哭泣歐血及壯將爲婚娶而貌有戚容世宗謂之曰我爲爾娶鄭述祖女門閥甚高汝何所嫌而精神不樂叡對曰自痛孤遺常深賤下之慕方從婚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世宗爲之憫然勵之勤學常夜久方罷武定末除太子庶子顯祖受禪進封爵爲南趙郡王邑一千二百戶遷散騎常侍叡身長七尺容儀甚偉閑習吏職有知人之鑒二年出爲定州刺史加撫軍將軍六州大都督時年十七叡留心庶事糾擿姦非勸課農桑接禮民僑所部大

冰室

治稱爲良牧。二年加儀同三司。六年詔叡領山東兵數萬監築長城。于時盛夏六月。叡在途中。屏除蓋扇。親與軍人同其勞苦。而定州先有冰室。每歲藏冰。長史宋欽道以叡冒犯暑熱。遂遣鬻冰倍道追送。正值日中停軍。炎赫尤盛。人皆不堪。而送冰者至。咸謂得冰。一時之要。叡乃對之歎息云。三軍之人。皆飲溫水。吾以何義。獨進寒冰。非追名古將。實情所不忍。遂至消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遐邇稱歎。先是役徒罷作。任其自返。丁壯之輩。各自先歸。羸弱之徒。棄在山北。加以飢病。多致僵殞。叡於是親帥所部。與之俱還。配合州鄉部分營伍。督帥監領。疆弱相持。遇善水草。卽爲停頓。分有餘贍。不足賴以全者。十三四焉。七年詔以本官都督滄瀛幽安平東燕六州諸軍事。滄州刺史。八年徵叡赴鄴。仍除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庫推以西。黃河以東。長城諸鎮諸軍事。

叡慰撫新遷。量置烽戍。內防外禦。備有條法。大爲兵民所安。有無水之處。禱而掘井。鑿鋪栽下。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玉泉。九年車駕幸樓煩。叡朝於行宮。仍從還晉陽。時濟南以太子監國。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顯祖特崇其選。乃除叡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叡後因侍宴。顯祖從容顧謂常山王演等曰。由來亦有如此長史不。吾用此長史何如。演對曰。陛下垂心庶政。優賢禮物。須拔進居。蟬珥之榮。退當委要之職。自昔以來。實未聞如此銓授。帝曰。吾於此亦自謂得宜。十年轉儀同三司。侍中將軍長史。王如故。尋加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太子太保。皇建初。行并州事。孝昭臨崩。預授顧託。奉迎世祖於鄴。以功拜尚書令。別封浮陽郡公。監太史。太子太傅。議律令。又以討北狄之功。封潁川郡公。復拜尚書令。攝太宗正卿。天統中。追贈叡父琛。假黃鉞。

北齊書卷十三

母元氏贈趙郡王妃諡曰貞昭華陽長公主如故有司備禮儀就墓拜授時隆冬盛寒窾跣步號哭面皆破裂歐血數升及還不堪參謝帝親就第看問拜司空攝錄尚書事突厥嘗侵軼至并州帝親御戎六軍進止皆令取窾節度以功復封宣城郡公攝宗正卿進拜太尉監議五禮窾久典朝政清貞自守譽望日隆漸被疎忘乃撰古之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致其意世祖崩葬後數日窾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遙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任并人奏太后因出士開為兗州刺史太后曰士開舊經驅使欲留過百日窾正色不許數日之內太后數以為言有中官要人知太后密旨謂窾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窾曰吾國家事重死且不避若貪生苟全令國家擾攘非吾志也况受先皇遺旨委寄不輕今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正何面戴天

遂重進言詞理懇切太后令酌酒賜窾窾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為卮酒言訖便出其夜窾方寢見一人身長丈五臂長丈餘當門向牀以臂壓窾良久遂失所在窾意甚惡之便起坐獨歎曰大丈夫命運一朝至此恐為太后所殺且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窾曰自古忠臣皆不顧身命社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豈容令一婦人傾危宗廟且和士開何物豎子如此縱橫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殿下勿入慮有危變窾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為言窾執之彌固出至東巷遇兵被執送華林園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而殺之時年三十六大霧三日朝野冤惜之暮年後詔聽以王禮葬竟無贈謚焉子整信嗣歷散騎常侍儀同三司好學有行檢少年時因獵墜馬傷腰脚卒不能行起終于長安琛同母弟惠寶早亡元象初贈侍

二月十四日  
自此日讀大學  
修士論文以呈  
日課北齊書之  
件暫止焉

中尚書令都督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天統三年重贈士州都督  
封陳留王諡曰文恭以清河王岳第十子敬文嗣

清河王岳字洪略高祖從父弟也父翻字飛雀魏朝贈太尉諡孝

宣公岳幼時孤貧人未之知也長而敦直姿貌疑狀沈澁有器量

初岳家于洛邑高祖每奉使入洛必止于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

見高祖室中有光密往視之乃無燈即移高祖于別室如前所見

怪其神異請卜者筮之遇乾之大右占之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

人造也飛龍九五大人之卦貴不可言山氏歸報高祖後高祖起

兵於信都山氏聞之大喜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間行

從之共圖大計岳遂往信都高祖見之大悅中興初除散騎常侍

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武衛將軍高祖與四胡戰于韓陵高

祖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將右軍中軍敗績賊乘之岳舉麾大呼

橫衝賊陣高祖方得回師表裏奮擊因大破賊以功除衛將軍右

光祿大夫仍領武衛太昌初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左右衛

封清河郡公食邑二千戶母山氏封為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

時爾朱兆猶據并州高祖將討之令岳留鎮京師遷驃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天平二年除侍中六州軍事都督尋加開府岳辟引時

賢以為僚屬論者以為美尋都監典書復為侍學除使持節六州

大都督冀州大中正俄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悉詣京畿時高

祖統移晉陽岳與侍中孫騰等在京師輔政元象二年遭母憂去

職岳性至孝盡力色養母若有疾衣不解帶及遭喪哀毀骨立高

祖深以憂之每日遣人勞勉尋起復本任二年除兼領軍將軍興

和初世宗入總朝政岳出為使持節都督冀州刺史侍中驃騎開

府儀同如故三年轉青州刺史岳任權日久素為朝野畏服及出

典書

爲毒百姓望風讐禪武定元年除晉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得綏  
邊之稱時岳遇患高祖令還并治療疾瘳復令赴職及高祖崩侯  
景叛世宗徵岳還并共圖取景之計而梁武帝乘間遣其貞陽侯  
明率衆於寒山擁泗水灌彭城與景爲犄角聲援岳總帥諸軍南  
討與行臺慕容紹宗等擊明大破之臨陣擒明及其大將胡貴孫  
自餘俘馘數萬景乃擁衆於渦陽與左衛將軍劉豐等相持岳回  
軍追討又破之景單騎逃竄六年以功除侍中太尉餘如故別封  
新昌縣子又拜使持節河南總管大都督統慕容紹宗劉豐等討  
王思政于長社思政嬰城自守岳等引洧水灌城紹宗劉豐爲思  
政所獲關西出兵援思政岳內外防禦甚有謀算城不沒者三板  
會世宗親臨數日城下獲思政等以功別封真定縣男世宗以爲  
已功故賞典弗弘也世宗崩顯祖出撫晉陽令岳以本官兼尚書

左僕射留鎮京師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宗師司州牧五年加太保梁蕭繹爲周軍所逼  
遣使告急且請援冬詔岳爲西南道大行臺都統司徒潘相樂等  
救江陵六年正月師次義陽遇荊州陷因略地南至郢州獲梁州  
刺史司徒陸法和仍尅郢州岳先送法和於京師遣儀同慕容儼  
據郢城朝廷知江陵陷詔岳旋師岳自討寒山長社及出隨陸並  
有功績威名彌重而性華侈尤悅酒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鐘諸王  
皆不及也初高歸彥少孤高祖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  
彥內銜之而未嘗出口及歸彥爲領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德已更  
倚賴之歸彥密構其短岳於城南起宅聽事後開巷歸彥奏帝曰  
清河造宅僭擬帝宮制爲未巷但唯無闕耳顯祖聞而惡之漸以  
疎岳仍屬顯祖召鄴下婦人薛氏入宮而岳先嘗喚之至宅由其

姊也。帝懸薛氏姊而鋸殺之。讓岳以爲姦民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輕薄，不用。非姦也。帝益怒。六年十一月，使高歸彥就宅切責之。岳憂悸不知所爲，數日而薨。故時論紛然，以爲賜鵠也。朝野歎惜之。時年四十四。詔大鴻臚監護喪事，贈使持節都督冀定滄瀛趙幽濟七州諸軍太宰太傅定州刺史假黃鉞給輜輶車，賜物二千段。謚曰昭武。初，岳與高祖經綸天下，家有私兵，并畜戎器，儲甲千餘領。世宗之末，岳以四海無事，表求納之。世宗敦至親之重，推心相任。云叔屬居肺腑，職在維城，所有之甲本資國用，叔何疑而納之。文宣之世，亦頻請納，又固不許。及將薨，遺表謝恩，并請上甲於武庫。至此葬畢，方許納焉。皇建中，配享世宗廟庭。後歸彥反，世祖知其前譖，曰：清河忠烈，盡力皇家，而歸彥毀之，間吾骨肉，籍沒歸彥，以良賤百口賜岳家。後又思岳之功，重贈太師太保，餘如故。

子勸嗣

勸字敬德，夙志早成，爲顯祖所愛。年七歲，遣侍皇太子。後除青州刺史。拜日，顯祖戒之曰：叔父前牧青州，甚有遺惠，故遣汝慰彼黎庶。宜好用心，無墜聲績。勸流涕對曰：臣以蒙幼，濫叨拔擢，雖竭庸短，懼忝先政。帝曰：汝既能有此言，吾不慮也。尋追授武衛將軍領軍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以清河地在畿內，改封樂安王，轉侍中尚書右僕射，出爲朔州行臺僕射。後主晉州敗，太后從玉門道還京師，勸統領兵馬侍衛太后。時佞幸閹寺猶行暴虐，民間雞豬悉放鷹犬，搏噬取之。勸收儀同三司荀子溢，狗軍欲行大戮。太后有令，朕後釋之。劉文殊竊謂勸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容如此。豈不慮後生毀謗耶。勸攘袂語文殊曰：自獻武皇帝以來，撫養士卒，委政親賢，用武行師，未有折劔。今西寇已次并州，達官多悉。



委叛正坐此輩專政弄權所以內外離心衣冠解體若得今日斬此卒明日及誅亦無所恨王國家姻婭須同疾惡返爲此言豈所望乎太后還至鄴周軍續至人皆恟懼無有鬪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勸因奏後主曰今所翻叛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貳請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曰若戰不捷卽退焚臺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此亦計之上者後主卒不能用齊亡入周依例授開府隋朝歷楊楚光洮四州刺史開皇中卒

史臣曰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况於人乎蓋以通塞有期汚隆適道舉世思治則顯仁以應之小人道長則儉德以避之至若負博陸之圖處藩屏之地而欲迷邦違難其可得乎趙郡以附蕞之親當顧命之重高揖則宗社易危去惡則人神俱泰是用安夫一

德同此貞心踐喪途而不疑履危機而莫懼以斯忠義取艱凶慝豈道光四海不遇周成之明將朝去三仁終見殷墟之禍不狀則邦國殄瘁何影響之速乎清河屬經綸之會自致青雲出將入相翊成鴻業雖漢朝劉賈魏室曹洪俱未足論其高下天保不辰易生悔咎固不可掩其風烈適以彰顯祖之失德云

贊曰趙郡英偉風範凝正天道無親斯人斯命赫赫清河于以經國末路小疵非爲敗德

國末殺小非為類  
贊曰鼓振英幹風彈蹇五天  
主到谷固不可其風原  
陔為厥業艱險賤室曹  
非國參奉何湯響之  
豈齒水四無不豈周  
誠同此貞心翅身  
而不可變質武  
而莫對以  
誠

北齊書卷十四

列傳第六

廣平公盛

陽州公永樂

襄樂王顯國

上洛王思宗

平秦王歸彥

武興王晉

長樂太守靈山

從兄伏護

廣平公盛神武從叔祖也寬厚有長者風神武起兵於信都以盛為中軍大都督封庶平郡公歷位司徒太尉天平三年薨於位贈假黃鉞太尉太師錄尚書事無子以兄子子瑗嗣天保初改封平

西州地屬南氏

二月十六日午後

昌王卒於魏尹。

陽州公永樂神武從祖兄子也。太昌初封陽州縣伯。進爵為公。累遷北豫州刺史。河陰之戰。司徒高昂失利退。永樂守河陽南城。昂走趣城。西軍追者將至。永樂不開門。昂遂為西軍所擒。神武大怒。杖之二百。後罷豫州。家產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為長史。辛公正為別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雞不入。神武乃以永樂為濟州。仍以監公正為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小義取。莫復畏。永樂至州。監公正諫。不見聽。以狀啓神武。神武封啓以示永樂。然後知二人清直。竝擢用之。永樂卒於州。贈太師。太尉。錄尚書事。諡曰武昭。無子。從兄恩以第二子孝緒為後。襲爵。天保初。改封脩城郡王。永樂弟長弼。小名阿伽。性麤武。出入城市。好毆擊行路。時人皆呼為阿伽郎君。以宗室封廣武王。時有天恩道人至兗。暴橫行閭。

長弼

肆。後入長弼黨。專以鬪為事。文宣竝收掩付獄。天恩黨十餘人皆棄市。長弼鞭一百。尋為南營州刺史。在州無故自驚走。叛亡入突厥。竟不知死所。

襄樂王獻國神武從祖弟也。無才伎。直以宗室謹厚。天保元年封襄樂王。位右衛將軍。

上洛王思宗神武從子也。性寬和。頗有武幹。天保初封上洛郡王。歷位司空。太傅。薨於官。子元海。累遷散騎常侍。願處山林。修行釋典。文宣許之。乃入林慮山。經二年。絕棄人事。志不能固。啓求歸。徵復本任。便縱酒肆情。廣納姬侍。又除領軍器。小志大。頗以智謀自許。皇建末。孝昭幸晉陽。武成居守。元海以散騎常侍留典機密。初。孝昭之誅。楊愔等謂武成云。事成以爾為皇太弟。及踐祚。乃使武成在鄴。立子百年為皇太子。武成甚不平。先是。恒留濟南於鄴。

高元海

除領軍庫狄伏連爲幽州刺史以斛律豐樂爲領軍以分武成之  
權武成留伏連而不聽豐樂視事乃與河陽王季瑛僞獵謀於野  
暗乃歸先是童謠云中興寺內白鳧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  
之夜打鐘時丞相府在北城中卽舊中興寺也鳧翁謂雄雞蓋指  
武成小字步落稽也道人濟南王小名打鐘言將被擊也既而太  
史奏言北城有天子氣昭帝以爲濟南應之乃使平秦王歸彥之  
鄴迎濟南赴并州武成王先咨元海并問自安之計元海曰皇太  
后萬福至尊孝性非常殿下不須別慮武成曰豈我推誠之意耶  
元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武成卽留元海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達  
牀徐步夜漏未曙武成遽出曰神策如何答云夜中得三策恐不  
堪用耳因說梁季王懼誅入關事請乘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  
哀後見王上請去兵權以死爲限求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

上策也若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大盛恐取謗衆口請青徐二州刺  
史沈靜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卽恐族誅  
因逼之答曰濟南世嫡王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此  
勅執豐樂斬歸彥尊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武  
成大悅狐疑竟未能用乃使鄭道謙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  
又召曹魏祖問之國事對曰當有大凶又時有林慮令姓潘知占  
候密謂武成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爲天下主武成拘之於內以候  
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武成乃奉詔令數百  
騎送濟南於晉陽及季瑛崩武成卽位除元海侍中開府儀同三  
司太子詹事河清二年元海爲和士開所譖被捶馬鞭六十責云  
爾在鄴城說我以弟友兄幾許不義鄴城兵馬抗并州幾許無智  
不爲可使出爲兗州刺史元海後妻陸太姬甥也故尋被追任使

晚

武平中與祖珽共執朝政元海多以太姬密語告珽珽求領軍元海不可珽乃以其所告報太姬姬怒出元海為鄭州刺史鄴城將敗徵為尚書令周建德七年於鄴城謀逆伏誅元海好樂禍然詐仁慈不飲酒噉肉文宣天保末年敬信內法乃至宗廟不血食皆元海所謀及為右僕射又說後主禁屠宰斷酤酒然本心非靖故終致覆敗思宗弟思好

思好本浩氏子也思宗養以為弟遇之甚薄少以騎射事文襄及文宣受命為左衛大將軍本名思孝天保五年討蠕蠕文宣悅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鷲入鴟群宜思好事故改名焉累遷尚書令朔州道行臺朔州刺史開府南安王甚得邊朔人心後主時斫骨光弁奉使至州思好迎之甚謹光弁佑救思好因心銜恨武平五年遂舉兵反與并州諸貴書曰王上少長深宮未辨人之情偽昵

斫骨光弁姓名

遼凶狡疎遠忠良遂使刀鋸刑餘貴溢軒階商胡醜類擅權帷幄剝削生靈劫掠朝市闇於聽受專行忍害幽母深宮無復人子之禮二弟殘戮頓絕孔懷之義仍縱子立奪馬於東門光弁擊鷹於西市駿龍得儀同之號逍遙受郡君之名大馬班位榮冠軒冕人不堪役思長亂階趙郡王叡寔曰宗英社稷惟寄左丞相斛律明月世為元輔威著隣國無罪無辜奄見誅殄孤既忝預皇枝實蒙殊獎今便擁率義兵指除君側之害幸悉此懷無致疑惑行臺郎王行思之辭也思好至陽曲自號大丞相置百官以行臺左丞相王尚之為長史武衛趙海在晉陽掌兵時倉卒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軍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唯須唱萬歲奉迎耳帝聞變使唐邕莫多婁敬顯劉桃枝中領軍庫狄士文馳之晉陽帝勒兵續進思好軍敗與行思投水而死其麾下二千人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

不降。以至盡時，帝在道叱奴世安自晉陽送露布於平都，遇斛斯羣卿。羣卿誘使食，因馳詣行宮，叫已了。帝大懼，左右呼萬歲良久。世安乃以狀自陳，帝曰：「告示何物事，乃得坐食？」於是賞羣卿而免世安罪。暴思好屍，七日然後屠，剝焚之，烹尚之於鄴市。令內參射其妃於宮內，仍火焚殺之。思好反前五旬，有人告其謀，反韓長鸞女適思好，故奏有人誣告諸貴，事相擾動，不殺無以息，後乃斬之。思好既誅，弟伏闕下，訴求贈兄鸞，不為通也。

平秦王歸彥，字仁英，神武族弟也。父徽，魏末坐事當徙涼州，行至河渭間，遇賊以軍功得免流，因於河州積年，以解胡言為西域大使得。胡師子來獻，以功得河東守，尋遂死焉。徽於神武舊恩甚篤，及神武平京洛，迎喪以穆同營葬，贈司徒，謚曰文宣。初，徽常過長安市，與婦人王氏私通，而生歸彥。至是年已九歲，神武追見之，撫

胡師子

對悲喜，稍遷徐州刺史。歸彥少質朴，後更改節，放縱好聲色，朝夕酣歌，妻魏上黨王元天穆女也。貌不美而甚嬌妒，數忿爭，密啓文宣求離，事寢不報。天保元年，封平秦王嫡妃康及所生母王氏並為太妃，善事二母，以孝聞。徵為兼侍郎，稍被親寵，以討侯景功，封長樂郡公，除領軍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也。文宣誅高德正，金寶財貨悉以賜之。乾明初，拜司徒，仍總知禁衛。初，濟南自晉陽之鄴，楊愔宣敕留從駕五千兵於西中，陰備非常。王鄴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陰怨楊燕、楊燕等，欲去二王，問計於歸彥。歸彥詐喜，請共元海量之。元海亦口許心違，馳告長廣。長廣於是誅楊燕等，奉昭將入雲龍門，都督成休寧列拒而不內。歸彥諭之，然後得入。進向柏閣，永巷亦如之。奉昭踐祚，以此彌見優重。每入常在平原，王段韶上以為司空兼尚書令，齊制宮內唯天子紗帽，臣下皆戎

北齊十四  
帽特賜歸彥紗帽以寵之。孝昭崩，歸彥從晉陽，迎武成於鄴。及武成卽位，進位太傅，領司徒，常聽將私部曲。三人帶刀入仗，從武成還都。諸貴戚等競要之，其所往處，一坐盡傾。歸彥既地居將相，志意盈滿，發言陵侮，旁若無人。議者以威權震主，必爲禍亂。上亦尋其前翻覆之跡，漸忌之。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等咸數言其短。上幸歸彥家，召魏收對御作詔，草欲加右丞相，收謂元海曰：「至尊以右丞相登位，今爲歸彥，威名太盛，故出之。豈可復加此號？」乃拜太宰、冀州刺史。卽乾和繕寫書，日仍勅門司不聽輒入內。時歸彥在家縱酒，經宿不知。至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敕令早發，別賜錢帛，鼓吹醫藥，事周備。又敕武職督將悉送至青陽宮拜而退，莫敢共語。唯與趙郡王叡久語。時無聞者。至州不自安，謀逆欲待受調訖，班賜軍事。望車駕如晉陽，乘虛入鄴，爲其郎中。

今呂思禮所告，詔平原王段韶襲之。歸彥舊於南境置私驛，聞軍將通報之，便嬰城拒守。先是，冀州長史宇文仲鸞、司馬李祖挹別駕陳季瑛中從事房子弼、長樂郡守尉晉興等疑歸彥有異，使連名密啓。歸彥追而獲之，遂收禁仲鸞等五人，仍並不從。皆殺之。軍已逼城，歸彥登城大叫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衆悉由臣手，投身向鄴，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有異心？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聖上，疾忌忠良，但爲殺此三人，卽臨城自刎。」其後城破，軍騎北走，至交津見獲。鑣送鄴，帝令趙郡王叡私問其故。歸彥曰：「使黃領小兒牽挽我，何可不反？」曰：「誰耶？」歸彥曰：「元海、乾和，豈是朝廷老宿如趙家老公時？」又詎懷怨。於是帝又使讓焉，對曰：「高元海受畢義雲宅，用作本州刺史，給後部鼓吹，臣爲藩王太宰，仍不得鼓吹，正殺元海、義雲而已。」上令都督劉桃枝牽入，歸彥猶作前

語望活帝命議其罪皆云不可赦乃載以露車銜枚面縛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贈仁州刺史魏時山崩得石角二藏在武庫文宣入庫賜從臣器特以二石角與歸彥謂曰爾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反時將此角嚇漢歸彥額骨三道著憤不安文宣嘗見之怒使以馬鞭擊其額血被面曰爾反時當以此骨嚇漢其言反竟驗云

武興王晉字德廣歸彥兄歸義之子也性寬和有度量九歲歸彥自河州俱入洛神武使與諸子同遊處天保初封武興郡王武平二年累遷司空六年為豫州道行臺尚書令後王奔鄴就加太宰周師逼乃降卒於長安贈上開府豫州刺史

長樂太守靈山字景嵩神武族弟也從神武起兵信都終於長樂太守贈大將軍司空諡曰文宣子懿卒於武平鎮將無子文宣帝

以靈山從父兄齊州刺史建國子伏護為靈山後伏護字臣援粗有刀筆天統初累遷黃門侍郎伏護歷事數朝恒參機要而性嗜酒每多醉失末路逾劇乃至連日不食專事酣酒神識恍惚遂以卒贈兗州刺史建國侯孫又襲又少謹武平末給事黃門侍郎隋開皇中為太府少卿坐事卒

此卷與北史同



北齊書卷十五

列傳第七

竇泰

尉景

婁昭子敬

庫狄干子士支

韓軌

潘樂

竇泰字世寧。大安捍殊人也。本出清河觀津。胄祖羅魏統萬鎮將。因居北邊。父樂。魏末破六韓拔陵為亂。與鎮將楊鈞固守。遇害。泰貴。追贈司徒。初泰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見電光奪目。駛雨霑洒。寤而驚汗。遂有娠。暮而不產。大懼。有巫曰。渡河湔袞。

齊中書省  
氏庫印

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泰母從之。俄而生泰。及長，善騎射。有勇略。泰父兄戰歿於鎮。泰身負骸骨歸。爾朱榮以從討邢杲功，賜爵廣阿子。神武之為晉州，請泰為鎮城都督。參謀軍事。累遷侍中。京畿大都督。尋領御史中尉。泰以勳戚居臺，雖無多糾舉，而百寮畏懼。天平三年，神武西討，令泰自潼關入。四年，泰至小關，為周文帝所襲，眾盡沒。泰自殺。初，泰將發鄴，鄴有惠化尼謠云：寶行臺去，不回未行之。前夜三更，忽有朱衣冠幘數千人入臺云：收寶中尉。宿直兵吏皆驚，其人入數屋，俄頃而去。且視關鍵不異，方知非人。皆知其必敗，贈大司馬。太尉錄尚書事。諡曰武貞。泰妻武明，婁后妹也。泰雖以親見待，而功名自建。齊受禪，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子季敬嗣。位儀同三司。尉景，字士真，善無人也。秦漢置尉候官，其先有居此職者，因以氏

焉。景性溫厚，頗有俠氣。魏孝昌中，北鎮反，景與神武入杜洛周軍中，仍共歸爾朱榮，以軍功封博野縣伯。後從神武起兵信都，韓陵之戰，唯景所統，失利。神武入洛，留景鎮鄴，尋進封為公。景妻常山君，神武之姊也。以勳戚，每有軍事，與庠狄干常被委重，而不能忘懷。射利，神武每嫌責之。轉冀州刺史。又大納賄，發夫獵死者三百人，庠狄干與景在神武坐，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子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剝景衣曰：公剝百姓，董桶何為不剝公？神武誠景曰：可以無貪也。景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剝天子，調神武笑不答。改長樂郡公。歷位太保、太傅，坐匿亡人見禁。止使崔暹謂文襄曰：語阿惠兒富貴欲殺我耶？神武聞之，泣詣闕曰：臣非尉景，無以至今日。三請帝乃許之。於是黜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武造之，景志臥不動。

叫曰殺我時趣耶常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  
又曰我為爾汲水眠生因出其掌神武撫景為之屈膝先是景有  
果下馬文襄求之景不與曰土相扶為墻人相扶為王一馬亦不  
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而杖之常山君泣救之  
景曰小兒慣去放使作心腹何須乾啼溼哭不聽打耶尋授青州  
刺史操行頗改百姓安之徵授大司馬遇疾薨於州贈太師尚書  
令齊受禪以景元勳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追封長  
樂王子粲少歷顯職性麤武天保初封庫狄干等為王粲以父不  
預王爵大恚恨十餘日閉門不朝帝怪遣就宅問之隔門謂使者  
曰天子不封粲父為王粲不如死使云須開門受勅粲遂彎弓隔  
門射使者使者以狀聞之文宣使段韶諭旨粲見韶唯撫膺大哭  
不答一言文宣親詣其宅慰之方復朝請尋追封景長樂王粲襲

爵位司徒太傅子世辯嗣周師將入鄴令辯出千餘騎覘候出  
澄且登高阜西望遙見群鳥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北至紫  
陌橋不敢領隋開皇中卒於浙州刺史

婁昭字善隆代郡平城人也武明皇后之母弟也祖父提雄傑有  
識度家僮千數牛馬以谷量性好周給士多歸附之魏太武時以  
功封真定侯父內子有武力未仕而卒昭貴魏朝贈司徒齊受禪  
追封太原王昭方雅正直有大度深謀腰帶八尺弓馬冠世神武  
少親重之昭亦早識人恒曲盡禮敬數隨神武獵每致請不宜乘  
危歷險神武將出信都昭贊成大策即以中軍大都督從破爾  
朱兆於廣阿封安喜縣伯改濟北公又徙濮陽郡公受領軍將軍  
魏孝武將貳於神武昭以疾辭還晉陽從神武入洛兗州刺史樊  
子鵠反以昭為東道大都督討之子鵠既死諸將勸昭盡捕誅其

黨昭曰此州無狀橫被殘賊其君是怨其人何罪遂皆捨焉後轉大司馬仍領軍遷司徒出爲定州刺史昭好酒晚得偏風雖愈猶不能處劇務在州事委寮屬昭舉其大綱而已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師太尉諡曰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封太原王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長子仲達嗣改封濮陽王次子定遠少歷顯職外戚中偏爲武成愛狎別封臨淮郡王武成大漸與趙郡王等同受顧命位司空趙郡王之奏黜和士開定遠與其謀遂納士開賄賂成趙郡之禍其貪鄙如此尋除瀛州刺史初定遠弟季略提婆求其伎妾定遠不許因高思好作亂提婆令臨淮國郎中令告定遠陰與思好通後王令開府段暢率三千騎掩之令侍御史趙秀通至州以贓貨事劾定遠定遠疑有變遂縊而死昭兄子敬敬字佛仁父拔魏南部尚書敬幼孤被叔父昭所養爲神武帳內都督封掖縣子

素遷光州刺史在任貪縱深爲文襄所責後改封九門縣公齊受禪得除領軍將軍別封安定侯敬無他器幹以外戚貴幸縱情財色爲瀛州刺史聚斂無厭皇建初封東安王太寧元年進位司空平高歸彥於冀州還拜司徒河清三年濫殺人爲尚書左丞宋仲羨彈奏經赦乃免尋爲太尉以軍功進大司馬武成至河陽仍遣摠偏師赴懸瓠敬在豫境留停百餘日專行非法詔免官以王還第尋除太尉薨贈大司馬子子產嗣位開府儀同三司

庠狄干無善人也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時以功割善無之西臘汗山地方百里以處之後率部落北邊因家朔方干梗直少言有武藝魏正光初除掃逆黨授將軍宿衛於內以家在寒鄉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師夏歸鄉里季昌元年北邊擾亂奔雲中爲刺史費穆送於爾朱榮以軍主隨榮入洛後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封

廣平縣公尋進郡公河陰之役諸將大捷唯干兵退神武以其舊功竟不責黜尋轉太保太傅及高仲密以武牢叛神武討之以干為大都督前驅干上道不過家見侯景不逞食景使騎追饋之時文帝自將兵至洛陽軍容甚盛諸將未欲南度干決計濟河神武大破之遂大破之還為定州刺史不關吏事事多擾煩然清約自居不為吏人所患遷太師天保初以干平元勳佐命封章武郡王轉太宰干尚神武妹樂陵長公主以親地見待自預勤王常摠大眾威望之重為諸侯所伏而為性嚴猛曾詣京師魏譙王元孝友於公門言戲過度諸公無能面折者干正色責之孝友大慙時人稱善薨贈假黃鉞太宰給輜輶車諡曰景烈干不知書署名為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為吉而後成其外一人至子孫始竝知書于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子敬

伏位儀同三司卒于士文嗣士文性孤直雖隣里至親莫與通狎在齊襲封章武郡王位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來迎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隋州刺史隋文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廚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僅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故絕迹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貼服道不拾遺凡有細過士文必陷害之嘗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上異之別齋遺之士文至州發摘姦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人奏之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聲遍於州境至嶺南遇瘴厲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擗捶

楚盈前而哭者彌甚。司馬京兆韋焜、清河趙達二人並訂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羅刹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歎曰：士文暴過猛獸，竟坐免。未幾爲雍州長史，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要貴，無乃必死此官。及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從妹爲齊氏嬪，有色。齊滅後，賜薛公長孫覽，覽妻鄭氏，妒譖之。文獻后后令覽離絕。士文恥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娉以爲妻。由是君明士文竝爲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王子朝夕不繼，親賓無贍之者。

韓軌字百年，太安狄那人也。少有志操，性深沈，喜怒不形於色。神武鎮晉州，引爲鎮城都督。及起兵於信都，軌贊成大策。從破爾朱兆於廣阿，又從韓陵陣，封平昌縣侯，仍督中軍。從破爾朱兆於赤

嶺，再遷秦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巡秦州，欲以軌還，仍賜城人戶別絹布兩匹。州人田昭等七千戶皆辭不受，唯乞留軌。神武喜，歎乃留焉。頻以軍功進封安德郡公。遷瀛州刺史，在州聚斂爲御史糾劾，削除官爵。未幾復其安德郡公。歷位中書令、司徒。齊受禪，封安德郡王。軌妹爲神武所納，生上黨王渙。復以勳庸，歷登台鉉。常以謙恭自處，不以富貴驕人。後拜大司馬。從文宣征蠕蠕，在軍暴疾薨。贈假黃鉞、大宰、太師。諡曰肅武。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子晉明嗣。天統中，改封東萊王。晉明有俠氣，諸勳貴子孫中最留心學問，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朝庭處之貴要之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返披故紙乎。武平末，除尚書左僕射。百餘日，便謝病辭官。潘樂字相貴，廣寧石門人也。本廣宗大族。魏世分鎮北邊，因家焉。

父永有技藝襲爵廣宗男樂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  
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始為字及長寬厚有膽略初歸葛榮授京  
兆王時年十九榮敗隨爾朱榮為別將討元顯以功封敷城縣男  
齊神武出牧晉州引樂為鎮城都將從破爾朱兆於廣阿進爵廣  
宗縣伯累以軍功拜東雍州刺史神武嘗議欲廢州樂以東雍地  
帶山河境連胡蜀形勝之會不可棄也遂如故後破周師於河陰  
議欲追之令追者在西不願者東唯樂與劉豐居西神武善之以  
衆之不行而止改封金門郡公文宣嗣事鎮河陽破西將劉惲等  
時帝以懷州刺史平監等所築城深入敵境欲棄之樂以軹關要  
害必須防固乃更修理增置兵將而還鎮河陽拜司空齊受禪樂  
進重綬進封河東郡王遷司徒周文東至嶠陝遣其行臺侯莫陳  
崇自齊子嶺趣軹關儀同楊惲從鼓鍾道出建州陷孤公戌詔樂總

大衆禦之樂晝夜兼行至長子遣儀同韓永興從建州西趣崇崇  
遂遁又為南道大都督討侯景樂發石龍南度百餘里至梁涇州  
涇州舊在石梁侯景改為懷州樂獲其地仍立涇州又克安州除  
瀛州刺史仍略淮漢天保六年薨於懸瓠贈假黃鉞太師大司馬  
尚書令子子晃嗣諸將子弟率多驕縱子晃沈密謹慤以清淨自  
居尚公主拜駙馬都尉武平末為幽州道行臺右僕射幽州刺史  
周師將入鄴子晃率突騎數萬赴援至博陵知鄴城不守請冀州  
降周授上開府隋大業初卒

此卷與北史同





入洛討功封姑臧縣侯邑八百戶轉授瀛州刺史榮妻皇后姊也榮恐高祖招私親之義固推諸將竟不之州尋行相州事後為濟州刺史天平三年轉行恭州事榮性溫和所歷皆推仁恕民吏愛之初高祖將圖關右與榮密謀榮盛稱未可及渭曲失利高祖悔之曰吾不用段榮之言以至於此四年除山東大行臺大都督甚得物情大象元年授儀同三司二年五月卒年六十二贈使持節定冀滄瀛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太尉尚書左僕射諡曰昭景皇建初配饗高祖廟庭二年重贈大司馬尚書令武威王長子韶嗣韶字季先小名鐵伐少工騎射有將領才略高祖以武明皇后姊子益器愛之常置左右以為心腹建義初領親信都督中興元年從高祖拒爾朱兆戰於廣阿高祖謂韶曰彼眾我寡其若之何韶曰所謂眾者得眾人之死強者得天下之心爾朱狂狡行路所見

裂冠毀冕拔本塞源邛山之會搢紳何罪兼殺主立君不脫旬朔天下思亂十室而九王躬昭德義除君側之惡何往而不克哉高祖曰吾雖以順討逆奉辭伐罪但弱小在強大之間恐無天命卿不聞之也答曰韶聞小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爾朱外賊天下內失善人知者不為謀勇者不為鬪不肖失職賢者取之復何疑也遂與兆戰兆軍潰攻劉誕於鄴及韓陵之戰韶督率所部先鋒陷陣尋從高祖出晉陽追爾朱兆於赤碭嶺平之以軍功封下洛縣男又從襲取夏州擒斛律彌娥突加龍驤將軍諫議大夫累遷武衛將軍後恩賜父榮姑臧縣侯其下洛縣男啓讓繼母弟寧安興和四年從高祖禦周文帝於邛山高祖身在行間為西魏將賀拔勝所識率銳來逼韶從旁馳馬引弓反射一箭斃其前驅追騎懾莫敢前者西軍退賜馬并金進爵為公武定四

年從征玉壁時高祖不豫攻城未下召集諸將共論進止之宜謂大司馬斛律金司徒韓軌左衛將軍劉豐等曰吾每與段孝先論兵殊有英略若使比來用其謀亦可無今日之勞矣吾患勢危篤恐或不虞欲委孝先以鄴下之事何如金等曰知臣莫若君實無出孝先仍謂韶曰吾昔與卿父冒涉險艱同獎王室建此大功今病疾如此殆將不濟宜善相翼佐克茲負荷卽令韶從顯祖鎮鄴召世宗赴軍高祖疾甚顧命世宗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親戚之中唯有此子軍旅大事宜共籌之五年春高祖崩於晉陽祕不發喪俄而侯景構亂世宗還鄴韶留守晉陽世宗還賜女樂十數人金十斤繒帛稱是封長樂郡公世宗征潁川韶留鎮晉陽別封真定縣男行并州刺史顯宗受禪別封朝陵縣又封霸城縣加位特進啓求歸朝陵公乞封繼母梁氏爲郡君顯祖嘉之別以

梁氏爲安定郡君又以霸城縣侯讓其繼母弟孝言論者美之天保三年爲冀州刺史六州大都督有惠政得吏民之心四年十二月梁將東方白額潛至宿預招誘邊民殺害長吏淮泗擾動五年二月詔徵韶討之旣至會梁將嚴超達等軍逼涇州又陳武帝率衆將攻廣陵刺史王敬寶遣使告急復有尹思令率衆萬餘人謀襲盱眙三軍咸懼韶謂諸將曰自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強者從之霸先等智小謀大政令未一外託同德內有離心諸君不足憂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敬顯雋堯雄示等圍守宿預自將步騎數千人倍道赴涇州塗出盱眙思令不虞大軍卒至望旗奔北進與超達合戰大破之盡獲其舟艦器械謂諸將士曰吳人輕躁本無大謀今破超達霸先必走卽迴赴廣陵陳武帝果遁去追至楊子柵望揚州城乃還大獲其軍資器物旋師宿預六月韶遣辨

士喻白額禍福白額於是開門請盟詔與行臺辛術等議且爲受  
盟盟訖度白額終不爲用因執而斬之并其諸弟等竝傳首京師  
江淮帖然民皆安輯顯祖嘉其功詔賞吳口七十人封原郡王清  
河王岳之克郢州執司徒陸法和詔亦豫行築層城於新蔡立郭  
默成而還皇建元年領太子太師大寧二年除并州刺史高歸彥  
作亂冀州詔與東安王婁叡率衆討平之遷太傅賜女樂十人并  
歸彥果園一千畝仍莅并州爲政舉大綱不存小察甚得民和十  
二月周武帝遣將率羌夷與突厥合衆逼晉陽世祖自鄴倍道兼  
行赴救突厥從北結陣而前東距汾河西被風谷時事旣倉卒兵  
馬未整世祖見如此亦欲避之而東尋納河間王存琬之請令趙  
郡王盡護諸將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山而下去  
城二里諸將咸欲逆擊之詔曰步人氣勢自有限今積雪旣厚逆

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旣而交戰大破之敵  
前鋒盡殫無復孑遺自餘通宵奔遁仍令詔率騎追之出塞不及  
而還世祖嘉其功別封懷州武德郡公進位太師周冢宰宇文護  
母閻氏先配中山宮護聞閻尚存乃因邊境移書請還其母并通  
隣好時突厥屢犯邊詔軍於塞下世祖遣黃門徐世榮乘傳齎周  
書問詔詔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比晉陽之役其事可知護外託  
爲相其實王也旣爲母請和不遣介之使申其情理乃據移書卽  
送其母恐示之弱如臣管見且外許之待通後放之未晚不聽遂  
遣使以禮將送護旣得母仍遣將尉遲迴等襲洛陽詔遣蘭陵王  
長恭大將軍斛律光率衆擊之軍於邙山之下逗留未進世祖召  
謂曰今欲遣王赴洛陽之圍但突厥在此復須鎮禦王謂如何詔  
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今西羌闕逼便是膏肓之病請奉詔南行

世祖曰。朕意亦爾。乃令韶督精騎一千。發自晉陽。五日。便濟河。與大將共量進止。韶且將帳下二百騎。與諸軍共登邙阪。聊觀周軍形勢。至大和谷。便值周軍。卽遣馳告諸營。追集兵馬。仍與諸將結陣以待。韶爲左軍。蘭陵王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與周人相對。韶遙謂周人曰。汝宇文護。幸得其母。不能懷恩報德。今日之來。竟何意也。周人曰。天遣我來。有何可問。韶曰。天道賞善罰惡。當遣汝送死來耳。周軍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戰。韶以彼徒我騎。且却且引。待其力弊。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其中軍所當者。亦一時瓦解。投墜溪谷而死者甚衆。洛城之圍亦卽奔道。盡棄營幕。從邙山至穀水三十里中。軍資器物。彌滿川澤。車駕幸洛陽。親勞將士。於河陰置酒高會。策勳命賞。除太宰。封靈武縣公。天統三年。除左丞相。永昌郡公。食滄州幹武。平二年。正月。出晉州道。到定隴。築威

敵平寇二城而還。二月。周師來寇。遣韶與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捍禦。以三月暮。行達西境。有柏谷城者。乃敵之絕險。石城千仞。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爲國家之有。若不。去柏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會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且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諸將稱善。遂鳴鼓而攻之。城潰。獲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還。封廣平郡公。是月。周又遣將寇邊。右丞相斛律光先率師出討。韶亦請行。五月。攻服秦城。周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東接定陽。又作深塹。斷絕行道。韶乃密抽壯士。從北襲之。又遣人潛度河。告姚襄城中。令內外相應。度者千有餘人。周人始覺。於是合戰。大破之。獲其儀同若干。顯寶等。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就令得之。城地耳。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路。破服秦。併力

合戰  
若干姓也

以圖定陽計之長者將士咸以爲然六月從圍定陽其城主開府儀同揚範固守不下詔登山望城勢乃縱兵急攻之七月屠其外城大斬獲首級時詔病在軍中以子城未克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險阻竝無走路唯恐東南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但簡精兵專守自是成擒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設伏於東南澗口其夜果如所策賊遂出城伏兵擊之大潰範等面縛盡獲其衆詔疾甚先軍還以功別封樂安郡公竟以疾薨上舉哀東堂贈物千段溫明祕器輜輶車軍校之士陣衛送至平恩墓所發卒起冢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朔并定趙冀滄齊兗梁洛晉建十二州諸軍事相國太尉錄尚書事朔州刺史諡曰忠武詔出摠軍旅入參帷幄功旣居高重以婚媾望傾朝野長於計略善於御衆得將士之心臨敵之日人人爭奮又雅性溫慎有宰相之風教訓子弟閨

門雍肅事後母以孝聞齊世勳貴之家罕有及者然僻於好色雖居要重微服間行有皇甫氏魏黃門郎元瑀之妻弟謹謀逆皇甫氏因沒官詔美其容質上啓固請世宗重違其意因以賜之尤膏於財雖親戚故舊略無施與其子深尚公主并省承郎在家佐事十餘日事畢辭還人唯賜一杯酒長子懿嗣懿字德猷有姿儀頗解音樂又善騎射天保初尚潁川長公主累遷行臺右僕射兼殿中尚書出除兗州刺史卒子寶鼎嗣尚中山長公主武平末儀同三司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大業初卒於饒州刺史詔第二子深字德深美容貌寬謹有父風天保中受父封姑臧縣公大寧初拜通直散騎侍郎二年詔尚永昌公主未婚主卒清河三年又詔尚東安公主以父頻著大勳累遷侍中將軍源州大中正食趙郡幹詔病篤詔封深濟北王以慰其意武平末徐州行臺

河清也

左僕射徐州刺史。入周。拜大將軍郡公。坐事死。詔第三子德舉。武平末。儀同三司。周建德七年。在鄴城。與高元海等謀逆。誅。詔第四子德衡。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隆化時。濟州刺史。入周。授儀同大將軍。詔第七子德堪。武平中。儀同三司。隋大業初。汴州刺史。卒於汝南郡守。榮第二子孝言。少警發。有風儀。魏武定末。起家司徒參軍事。齊受禪。其兄詔以別封霸城縣侯。授之。累遷儀同三司。度支尚書。清都尹。孝言本以勳戚緒餘。致位通顯。至此。便驕奢放逸。無所畏憚。曾夜行。過其宿客宗孝王家。宿喚坊民防援。不時應赴。遂拷殺之。又與諸淫婦密遊。爲其夫覺。復恃官勢。拷掠而殞。時苑內須果木。科民間。及僧寺。備輸悉分。向其私宅種植。又殿內及園。須石。差車牛。從漳河運載。復分車迴取。事悉聞徹。出爲海州刺史。尋以其兄故。徵拜都官尚書。食陽城郡幹。仍加開府。遷太常卿。除齊

州刺史。以贓賄爲御史所劾。屬世祖崩。遇赦免。拜太常卿。轉食河南郡幹。遷吏部尚書。祖珽執政。將廢趙彥深。引孝言爲助。除兼侍中。入內省。典機密。尋卽正。仍吏部尚書。孝言旣無深鑒。又待物不平。抽擢之徒。非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忽於衆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答。惟厲色遣下而已。尋除中書監。加特進。又託韓長鸞。共構祖珽之短。及祖出後。孝言除尚書右僕射。仍掌選舉。恣情用捨。請謁大行。勅濬京城北隍。孝言監作儀同三司。崔士順將作大匠。元士將太府少府。酈孝裕尚書左民郎中。薛叔昭司州治中。崔子清都尹丞。李道隆鄴縣令。尉長卿臨章令。崔象成安令。高子微等。竝在孝言部下。典作日。別置酒高會。諸人膝行跪伏。稱觴上壽。或自陳屈滯。更請轉官。孝言意色揚揚。以爲已任。皆隨事報答。許有加授。富商大賈。多被銓擢。縱令進

用人士。咸是麤險放縱之流。尋遷尚書左僕射。特進。侍中。如故。孝  
言。富貴豪侈。尤好女色。後娶婁定遠妾董氏。大耽愛之。爲此。內外  
不和。更相糾列。坐爭。免官。徙光州。隆化敗後。有敕。追還。孝言。雖黷  
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止風流。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虛棄。賦  
詩奏伎。畢盡歡洽。雖艸萊之士。粗閑文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興賞。  
其貧躋者。亦時有乞遺。世論復以此多之。齊亡。入周。授開府儀同  
大將軍。後加上開府。  
史臣曰。段榮以姻戚之重。遇時來之會。功伐之地。亦足稱焉。詔光  
輔七君。克隆門業。每出當關外。或任以留臺。以猜忌之朝。終其眉  
壽。屬亭候多警。爲有齊上將。豈其然乎。當以志謝矜功。名不逾實。  
不以威權御物。不以智數要時。欲求覆餗。其可得也。語曰。率性之  
謂道。此其效歟。

贊曰。榮發其原。詔大其門位。因功顯望。以德尊。

北齊書卷十六 列傳第八

終

魏州開封

二月十八日風

北齊書卷十七

列傳第九

斛律金 子光

魏州開封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高祖倍侯利以壯勇有名塞  
 表道武時率戶內附賜爵孟都公祖愔地斤殿中尚書父大那瓌  
 光祿大夫第一領民酋長天平中金貴贈司空公金性敦直善騎  
 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初為軍主  
 與懷朔鎮將楊鈞送茹茹王阿那瓌還北瓌見金射獵深歎其工  
 後瓌入寇高陸金拒擊破之正光末破六韓拔陵構逆金擁眾屬  
 焉陵假金王號金度陵終敗滅乃統所部萬戶詣雲州請降即授  
 第二領民酋長稍引南出黃瓜堆為杜洛周所破部眾分散金與  
 兄平二人脫身歸爾朱榮榮表金為別將累遷都督尋莊立賜爵



加寧朔將軍屯騎校尉從破葛榮元顥頻有戰功加鎮南大將軍及爾朱兆等逆亂高祖密懷匡復之計金與婁昭庫狄千等贊成大謀仍從舉義高祖南攻鄴留金守信都領恒雲燕朔顯六州大都督委以後事別討李修破之加右光祿大夫會高祖於鄴仍從平晉陽追滅爾朱兆太昌初以金爲汾州刺史當州大都督進爵爲侯從高祖破紇豆陵於河西天平初遷鄴使金領步騎三萬鎮風陵以備西寇軍罷還晉陽從高祖戰於沙苑不利班師因此東雍諸城復爲西軍所據遣金與尉景庫狄千等討復之大象中周文帝復大舉向河陽高祖率衆討之使金徑往太州爲犄角之勢金到晉州以軍退不行仍與行臺薛循義共圍喬山之寇俄而高祖至仍共討平之因從高祖攻下南絳邵郡等數城武定初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據城西叛周文帝入寇洛陽高祖使金

統劉豐大汗步薛等步騎數萬守河陽城以拒之高祖到仍從破定軍還除大司馬改封石城郡公邑一千戶轉第一領民酋長三年高祖出軍襲山胡分爲二道以金爲南道軍司由黃櫨嶺出高祖自出北道度赤嶽嶺會金於烏突戍合擊破之軍還出爲冀州刺史四年詔金率衆從烏蘇道會高祖於晉州仍從攻玉壁軍還高祖使金總督大衆從歸晉陽世宗嗣事侯景據潁川降於西魏詔遣金帥潘樂薛孤延等固守河陽以備西魏使其大都督李景和若干寶領馬步數萬欲從新城赴援侯景金率衆停廣武以要之景和等聞而退走還爲肆州刺史仍率所部於宜陽築楊志百家呼延三戍置守備而還侯景之走南豫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入據潁川世宗遣高岳慕容紹宗劉豐等率衆圍之復詔金督彭樂可朱渾道元等出屯河陽斷其奔救之路又詔金率衆會攻潁

川事平復使金率衆從岢坂送米宜陽西魏九曲戍將馬紹隆據險要鬪金破之以功別封安平縣男顯祖受禪封咸陽郡王刺史如故其年冬朝晉陽宮金病帝幸其宅臨視賜以醫藥中使不絕病愈還州三年就除太師帝征奚賊金從帝行軍還帝幸肆州與金宴射而去四年解州以太師還晉陽車駕復幸其第六宮及諸王盡從置酒作樂極夜方罷帝忻甚詔金第二子豐樂爲武衛大將軍因謂金曰公元勳佐命父子忠誠朕當結以婚姻永爲蕃衛仍詔金孫武都尚義寧公主成禮之日帝從皇太后幸金宅皇后太子及諸王等皆從其見親待如此後以茹茹爲突厥所破種落分散慮其犯塞驚撓邊民乃詔金率騎二萬屯白道以備之而虜帥豆婆吐久備將三千餘戶密欲西過候騎還告金勒所部追擊盡俘其衆茹茹但鉢將舉國西徙金獲其候騎送之并表陳虜可

擊取之勢顯祖於是率衆與金共討之於吐賴獲二萬餘戶而還進位右丞相食齊州幹遷左丞相肅宗踐阼納其孫女爲皇太子妃又詔金相見聽步挽車至階世祖登極禮遇彌重又納其孫女爲太子妃金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王尊寵之盛當時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如人女若無寵天子嫌人我家直以立勳抱忠致富貴豈可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爲憂天統二年薨年八十世祖舉哀西堂後主又舉哀於晉陽宮賜假黃鉞使持節都督朔定冀并瀛青齊滄幽肆汾十二州諸軍事相國太尉公錄尚書朔州刺史酋長王如故贈錢百萬諡曰武子光嗣光字明月少工騎射以武藝知名魏末從金西征周文帝長史莫

射鵬手

李暉時在行間光馳馬射中之因擒於陣光時年十七高祖嘉之  
即擢為都督世祖為世子引為親信都督稍遷征虜將軍累加衛  
將軍武定五年封永樂縣子嘗從世宗於洹橋校獵見一大鳥雲  
表飛颯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旋轉而下至地乃  
大鵬也世宗取而觀之深壯異焉丞相屬邢子高見而歎曰此射  
鵬手也當時傳號落鵬都督尋兼左衛將軍進爵為伯齊受禪加  
開府儀同三司別封西安縣子天保三年從征出塞光先驅破敵  
多斬首虜并獲雜畜遂除晉州刺史東有周天柱新安牛頭三戍  
招引亡叛屢為寇竊七年光率步騎五千襲破之又大破周儀同  
王敬儒等獲口五百餘人雜畜千餘頭而還九年又率眾取周絳  
川白馬繪文翼城等四戍除朔州刺史十年除特進開府儀同三  
司二月率騎一萬討周開府曹迴公斬之柏谷城主儀同薛禹生

長城二百里

棄城奔遁遂取文侯鎮立戍置柵而還乾明元年除并州刺史皇  
建元年進爵鉅鹿郡時樂陵王百年為皇太子肅宗以光世載醇  
謹兼著勳王室納其長女為太子妃大寧元年除尚書右僕射食  
中山郡幹二年除太子太保河清二年四月光率步騎二萬築勳  
掌城於軹關西仍築長城二百里置十三戍三年正月周遣將達  
奚成興等來寇平陽詔光率步騎三萬禦之興等聞而退走光逐  
北遂入其境獲二千餘口而還其年三月遷司徒四月率騎北討  
突厥獲馬千餘疋是年周文帝遣其柱國大司馬尉遲迥齊國公  
宇文憲柱國庸國公叱雄等眾稱十萬寇洛陽光率騎五萬馳  
往赴擊戰於邙山迥等大敗光親射雄殺之斬捕首虜三千餘級  
迥憲僅而獲免盡收其甲兵輜重仍以死者積為京觀世祖幸洛  
陽策勳班賞遷太尉又封冠軍縣公先是世祖命納光第二女為

京觀

二月十九日  
太子妃天統元年拜爲皇后其年光轉大將軍三年六月父喪去  
官其月詔起光及其弟羨竝復前任秋除太保襲爵咸陽王并襲  
第一領民酋長別封武德郡公徙食趙州轉遷太保十二月周遣  
將圍洛陽壅絕糧道武平元年正月詔光率步騎三萬討之軍次  
定隴周將張掖公宇文桀中州刺史梁士彥開府司水大夫梁景  
興等又屯鹿盧交道光擐甲執銳身先士卒鋒刃纒交桀衆大潰  
斬首二千餘級直到宜陽與周齊國公宇文憲申國公搆跋顯敬  
相對十旬光置築統關豐化二城以通宜陽之路軍還行次安鄴  
憲等衆號五萬仍躡軍後光縱騎擊之憲衆大潰虜其開府宇文  
英都督越勤世良韓延等又斬首三百餘級憲仍令桀及其大將  
軍中部公梁洛都與景興士彥等步騎三萬於鹿盧交塞斷要路  
光與韓貴孫呼延族王顯等合擊大破之斬景興獲馬千疋詔加

右丞相并州刺史其冬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華谷龍門二  
城與憲顯敬等相待憲等不敢動光乃進圍定陽仍築南汾城置  
州以逼之夷夏萬餘戶竝來內附二年率衆築平隴衛壁統戎等  
鎮戍十有三所周柱國枹罕公晉屯威柱國韋孝寬等步騎萬餘  
來逼平隴與光戰於汾水之北光大破之俘斬千計又封中山郡  
公增邑一千戶軍還詔復令率步騎五萬出平陽道攻姚襄白亭  
城咸皆克之獲其城主儀同大都督等九人捕虜數千人又別封  
長樂郡公是月周遣其柱國紇于廣略圍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  
之大戰於城下乃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  
敕令便放兵散光以爲軍人多有勳功未得慰勞若卽便散恩澤  
不施乃密通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朝廷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  
陌光仍駐營待使帝聞光軍營已逼心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入

見然後宣勞散兵拜光左丞相又別封清河郡公光入常在朝堂  
垂簾而坐祖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謂人曰此人乃敢爾後珽  
在內省言聲高漫光適過聞之又怒珽知光忿而賂光從奴而問  
之曰相王瞋孝徵耶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  
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之田光言於朝  
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疋以擬寇難今賜提婆無  
乃闕軍務也由是祖穆積怨周將軍韋孝寬忌光英勇乃作謠言  
令間諜漏其文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  
自崩榭樹不扶自豎祖珽因續之曰盲眼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  
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之以告其母令萱萱以饒  
舌斥已也盲老公謂珽也遂相與協謀以謠言啓帝曰斛律累世  
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爲皇后乃尚公主謠言甚  
可畏也帝以問韓長鸞鸞以爲不可事寢祖珽又見帝請問唯何  
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卽欲施行長鸞以爲無此理珽未對洪  
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不決行萬一泄露如何帝曰  
洪珍言是也猶豫未決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  
敕令放兵散光令軍逼帝京將行不軌事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  
僮千數每遣使豐樂武都處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啓  
云軍逼帝京會帝前所疑意謂何洪珍云人心亦大聖我前疑其  
欲反果然帝性至怯慄恐卽變發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又恐追  
光不從命珽因云正爾召之恐疑不肯入宜遣使賜其一駿馬語  
云明日將往東山遊觀王可乘此馬同行光必來奉謝因引入執  
之帝如其言頃之光至引入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拉而殺之時年  
五十八於是下詔稱光謀反今已伏法其餘家口並不須問尋而

發詔盡滅其族。光性少言剛急，嚴於御下，治兵督眾，唯杖威刑，版築之役，鞭撻人土，頗稱其暴。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為隣敵所懾。憚罪既彰，一旦屠滅朝野，痛惜之。周武帝聞光死，大喜，赦其境內。後入鄴，追贈上柱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能至鄴。光有四子：長子武都，歷特進太子太保，開府儀同三司，梁、兗二州刺史。所在竝無政績，唯事聚斂，侵漁百姓。光死，遣使於州斬之。次須達，中護軍，開府儀同三司。先光卒，次世雄，開府儀同三司。次恒伽，假儀同三司。竝賜死。光小子鍾，年數歲，獲免。周朝襲封崇國公。隋開皇中卒於驃騎將軍。諡字豐樂，少有機警，尤善射藝。高祖見而稱之。世宗擢為開府參軍事，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加安西將軍，進封大夏縣子。除通州刺史。顯祖受禪，進號征西，別封顯親縣伯。清河三年，轉使持節都

督幽安平南北營，東燕六州諸軍事，幽州刺史。其年秋，突厥眾十餘萬來寇州境。羨摠率諸將禦之，突厥望見軍威甚整，遂不敢戰。即遣使求款，慮其有詐，且喻之曰：爾輩此行，本非朝貢，見機始變，未是宿心。若有實誠，宜速歸巢穴。別遣使來，於是退走。天統元年夏五月，突厥木汗遣使請朝獻。羨始以聞，自是朝貢歲時不絕。羨有力焉。詔加行臺僕射。羨以北虜屢犯邊，須備不虞，自庫堆戍東拒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或斷谷起障，并置立戍邏五十餘所。又導高粱水，北合易京，東會於潞，因以灌田。邊儲歲積，轉漕用省。公私獲利焉。其年六月丁父憂，去官。與兄光竝被起復。任還鎮燕薊。三年，加位特進。四年，遷行臺尚書令，別封高城縣侯。武平元年，加驃騎大將軍。時光子武都為兗州刺史。羨歷事數帝，以謹直見推。雖極榮寵，不自矜尚。至

是以合門貴盛深以為憂乃上書推讓乞解所職優詔不許其年  
秋進爵荆山郡王三年七月光誅敕使中領軍賀拔伏恩等十餘  
人驛捕之遣領軍大將軍鮮于桃枝洛州行臺僕射獨孤永業便  
發定州騎卒續進仍以永業代羨伏恩等既至門者白使人衷甲  
馬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疑拒出見之伏恩把手遂執之死  
於長史廳事臨終歎曰富貴如此女為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  
兵何得不敗及其五子世達世遷世辨世酋伏護餘年十五已下  
者宥之羨未誅前忽令其在州諸子自伏護以下五六人鎖頸乘  
驢出城合家皆泣送之至門日晚而歸吏民莫不驚異行燕郡守  
馬嗣明醫術之士為羨所欽愛乃竊問之答曰須有禳厭數日而  
有此變羨及光竝少工騎射其父母日令其出畝還即較所獲禽  
獸光所獲或多或少必麗龜達腋羨雖獲多非要害之所光常蒙賞羨

斛律平

或被捶撻人問其故金答云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處即下手  
其數雖多去兄遠矣聞者咸服其言金兄平便弓馬有幹用魏景  
明中釋褐殿中將軍遷襄威將軍正光末六鎮擾亂隸大將軍尉  
賓北討軍敗為賊所虜後走奔其弟金於雲州進號龍驤將軍與  
金擁衆南出至黃瓜堆為杜洛周所破部落離散及歸爾朱榮待  
之甚厚以平襲父爵第一領民酋長高祖起義以都督從稍遷平  
北將軍顯州刺史加鎮南將軍封固安縣伯尋進為侯行律州刺  
史周文帝遣其右將軍李小光據梁州平以偏師討擒之出為燕  
州刺史入兼左衛將軍領衆一萬討北徐賊破之除濟州刺史侯  
景度江詔平為大都督率青州刺史敬顯雋左衛將軍庫狄伏連  
等略定壽陽宿預三十餘城事罷還州加開府進位驃騎大將軍  
進爵為公顯祖受禪別封羨陽侯行兗州刺史以瀆貨除名後除

開府儀同三司廢帝卽位拜特進食滄州樂陵郡幹皇建初封定陽郡公拜護軍後爲青州刺史卒贈太尉

史臣曰斛律金以高祖撥亂之始翼成王業忠款之至成此大功故能終享遐年位高百辟觀其盈滿之戒動之微也纔及後嗣遂至誅夷雖爲威權之重蓋苻道家所忌光以上將之子有沈毅之姿戰術兵權暗同韜略臨敵制勝變化無方自關河分隔年將四紀以高祖霸王之期屬宇文艸剗之日出軍薄伐屢挫兵鋒而大寧以還東隣侵弱關西前收巴蜀又殄江陵叶建瓴之用武成并吞之壯氣斛律治軍誓衆式遏邊鄙戰則前無完陣攻則罕有全城齊氏必致拘原之師秦人無復啓關之策而世亂讒勝詐以震主之威主暗時艱自毀藩籬之固昔李牧之爲趙將也北翦胡寇西却秦軍郭開譖之牧死趙滅其議誅光者豈秦之友間歟何同術而同亡也丙令諸將解體外爲強鄰報讎嗚呼後之君子可爲深戒

贊曰趙趙咸陽邦家之光明月忠壯仍世將相聲振關右勢高時望迫此威名易興讒謗始自工言終斯交喪

系卷子龍  
人魏府  
州者  
史臣曰  
九



陽... 史... 武能終... 至誅夷... 安戰術... 紀以高祖... 聖世... 賢曰... 飛... 而... 內... 高祖... 孫騰... 高隆之... 司馬子如... 孫騰... 入魏... 州... 使... 刺史... 達秀... 督府... 長史... 從高祖... 東征... 邢杲... 師次... 齊城... 有撫... 宜鎮... 軍人... 謀逆... 將害

北齊書卷十八

列傳第十

孫騰

高隆之

司馬子如

孫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也。祖通仕沮渠氏為中書舍人。沮渠滅入魏。因居北邊。及騰貴。魏朝贈通使持節侍中都督雍華岐幽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贈騰父機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滄瀛殷五州諸軍事。太尉公。尚書令。冀州刺史。騰少而質直。明解吏事。魏正光中。北方擾亂。騰間關危險。得達秀容。屬爾朱榮。建義。騰隨榮入洛。例除冗從僕射。尋為高祖都督府長史。從高祖東征邢杲。師次齊城。有撫宜鎮軍人謀逆。將害

間關危險

孫騰

督帥騰知之密啓高祖俄頃事發高祖以有備擒破之高祖之爲  
晉州騰爲長史加後將軍封石安縣伯高祖自晉陽出滏口行至  
襄垣爾朱光率衆追高祖與光宴飲於水湄誓爲兄弟各還本營  
明日光復招高祖高祖欲安其意將赴之臨上馬騰牽衣止之光  
乃隔水肆罵馳還晉陽高祖遂東及起義信都騰以誠款常預謀  
策騰以朝廷隔絕號令無所歸不權有所立則衆將沮散苦請於  
高祖高祖從之遂立中興主除侍中尋加使持節六州流民大都  
督北道大行臺高祖進軍於鄴初留段榮守信都尋遣榮鎮中山  
仍令騰居守及平鄴授相州刺史改封咸陽郡公增邑通前一千  
三百戶入爲侍中時魏京兆王愉女平原公主寡居騰欲尚之公主  
不許侍中封隆之無婦公主欲之騰妒隆之遂相間構高祖啓免  
騰官請除外任俄而復之騰以高祖腹心人居門下與斛斯椿同

掌機密椿旣生異端漸至乖謬騰深見猜忌慮禍及已遂潛將十  
餘騎馳赴晉陽高祖入討斛斯椿留騰行并州事又使騰爲冀相  
殷定滄瀛幽安八州行臺僕射行冀州事復行相州事天平初入  
爲尚書左僕射內外之事騰咸知之兼司空尚書令時西魏遣將  
寇南境詔騰爲南道行臺率諸將討之騰性尪怯無威略失利而  
還又除司徒初北境亂離亡一女及貴遠加推訪終不得疑其爲  
人婢賤及爲司徒奴婢訴良者不研虛實率加免之願免千人冀  
得其女時高祖入朝左右有言之者高祖大怒解其司徒武定中  
使於青州括浮逃戶口遷大保初博陵崔孝芬養貧家子賈氏以  
爲養女孝芬死其妻元更適鄭伯猷攜賈於鄭氏賈有姿色騰納  
之始以爲妾其妻袁氏死騰以賈有子正以爲妻詔封丹陽郡君  
復請以袁氏爵迴授其女違禮肆情多此類也騰早依附高祖契

閻艱危。勤力恭謹。深見待信。及高祖置之內朝。寄以心腹。遂志氣  
驕盈。與奪由已。求納財賄。不知紀極。生官死贈。非貨不行。餽藏銀  
器。盜為家物。親狎小人。專為聚斂。在鄴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  
號為四貴。非法專恣。騰為甚焉。高祖屢加譴讓。終不悛改。朝野深  
非笑之。武定六年四月薨。時年六十八。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等五  
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太師。開府錄尚書事。諡曰文。天保初。以騰佐  
命。詔祭告其墓。皇建中。配享高祖廟庭。子鳳珍。嗣。鳳珍庸暗。武平  
中。卒於開府儀同三司。

高隆之。字延興。本姓徐氏。云出自高平金鄉。父幹。魏白水郡守。為  
姑壻高氏所養。因從其姓。隆之貴。魏朝贈司徒公。雍州刺史。隆之  
後有參議之功。高祖命為從弟。仍云渤海脩人。隆之身長八尺。美  
鬚髯。深沈有志氣。魏汝南王悅為司州牧。以為戶曹從事。建義初。

拜補員外散騎常侍。與行臺子暉。出討羊侃於太山。暉引隆之為  
行臺郎中。又除給事中。與高祖深自結託。高祖之臨晉州。引為治  
中。行平陽郡事。從高祖起義山東。以為大行臺右丞。魏中興初。除  
御史中尉。領尚食典御。從高祖平鄴。行相州事。從破四胡於韓陵。  
太昌初。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西魏文帝曾與隆之。因酒忿競。  
文帝坐以黜免。高祖責隆之不能協和。乃啓出為北道行臺。轉并  
州刺史。封平原郡公。邑一千七百戶。隆之請減戶七百。并求降已  
四階。讓兄騰。竝皆優詔許之。仍以騰為滄州刺史。高祖之討斛斯  
椿。以隆之為大行臺尚書。及大司馬清河王亶承制。拜隆之侍中。  
尚書右僕射。領御史中尉。廣費人工。大營寺塔。為高祖所責。天平  
初。丁母艱。解任。尋詔起為并州刺史。入為尚書令。右僕射。時初給  
民田。貴勢皆占良美。貧弱咸受瘠薄。隆之啓高祖。悉更及易。乃得

均平。又領營構大將軍京邑製造莫不由之。增築南城周迴二十五里。以漳水近於帝城起長隄以防汎溢之患。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治碾磴並有利於時。魏自季昌已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爲當部督。雖無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頗爲煩擾。隆之表請自非實在邊。見有兵馬者悉皆斷之。又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諸假侍中服用者請亦罷之。詔皆如表。自軍國多事冒名竊官者不可勝數。隆之奏請檢括向五萬餘人。而群小詭譎隆之懼而止。詔監起居事進位司徒公。武定中爲河北括戶大使。追還授領軍將軍錄尚書事。尋兼侍中。續出行青州事。追還拜太子太師兼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遷太保。時世宗作宰風俗肅清。隆之時有受納。世宗於尚書省大加責辱。齊受禪進爵爲王。尋以本官錄尚書事。領大宗正卿監國史。隆之性小巧。

至於公家稱儀百戲服制時有改易不循典故。時論非之。於射棚上立三像人爲壯勇之勢。顯祖曾至東山因射謂隆之曰射棚上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爲置人。終日射人朕所不取。隆之無以對。初世宗委任兼右僕射崔暹黃門郎崔季舒等及世宗崩隆之啓顯祖並欲害之不許。顯祖以隆之舊齒委以政事。季舒等仍以前隙乃譖云隆之每見訴訟者輒加哀矜之意以示非已能裁。顯祖以其受任既重知有冤狀便宜申滌。何得委過。要名非大臣義。天保五年禁止尚書省隆之曾與元昶宴飲酒酣語昶曰與王交遊當生死不相背。人有密言之者。又帝未登庸之日隆之意常侮帝。將受魏禪大臣咸言未可。隆之又在其中。帝深銜之。因此遂大發怒。令壯士築百餘下放出渴將飲水人止之。隆之曰今日何在。遂飲之。因從駕死於路中。年六十一。贈莫定瀛滄幽五州諸軍事大。

將軍太尉太保冀州刺史陽夏王竟不得諡隆之雖不涉學而欽尚文雅摯紳名流必存禮接寡姊爲尼事之如母訓督諸子必先文義世甚以此稱之顯祖末年旣多猜害追忿隆之誅其子德樞等十餘人竝投漳水又發隆之冢出其屍葬已積年其貌不改斬截骸骨亦棄於漳流遂絕嗣乾明中詔其兄子子遠爲隆之後襲爵陽夏王還其財產初隆之見信高祖性多陰毒睚眦之忿無不報焉儀同三司崔孝芬以結婚姻不果太府卿任集同知營構頗相乖異瀛州刺史元晏請託不遂前後構成其罪竝誅害之終至家門殄滅論者謂有報應焉

司馬子如字遵業河內溫人也八世祖模晉司空南陽王模世子係晉亂出奔梁州因家焉魏平姑臧徙居於雲中其自序云爾父興龍魏魯陽太守子如少機警有口辯好交遊豪傑與高祖相結

託分義甚深孝昌中北州淪陷子如攜家口南奔肆州爲爾朱榮所禮遇假以中軍榮之向洛也以子如爲司馬持節假平南將軍監前軍次高都榮以建興險阻往來衝要後顧之憂以子如行建興太守當郡都督永安初封平遙縣子邑三百戶仍爲大行臺郎中榮以子如明辯能說時事數遣奉使詣闕多稱旨孝莊亦接待焉葛榮之亂相州孤危榮遣子如間行人鄴助加防守葛榮平進爵爲侯元顥入洛人情離阻以子如曾守鄴城頗有恩信乃令行相州事顯平徵爲金紫光祿大夫爾朱榮之誅子如知有變自宮內突出至榮宅棄家隨榮妻子與爾朱世隆等走出京城世隆便欲還北子如曰事貴應機兵不厭詐天下恟恟惟彊是視於此際會不可以弱示人若必走北卽恐變故隨起不如分兵守河橋迴軍向京出其不意或可離潰假不如心猶足示有餘力使天下

觀聽懼我威彊於是世隆還逼京城魏長廣王立兼尚書右僕射  
前廢帝以爲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陽平郡公邑一千  
七百日固讓儀同不受高祖起義信都世隆等知子如與高祖有  
舊疑慮出爲南歧州刺史子如憤恨泣涕自陳而不獲免高祖入  
洛子如遣使啓賀仍敘平生舊恩尋追赴京以爲大行臺尚書朝  
夕左右參知軍國天平初除左僕射與侍中高岳侍中孫騰右僕  
射高隆之等共知朝政甚見信重高祖鎮晉陽子如時往謁見待  
之甚厚竝坐同食從且達暮及其當還高祖及武明后俱有賚遺  
率以爲常子如性既豪爽兼恃舊恩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  
納無所顧憚興和中以爲北道行臺巡檢諸州守令已下委其黜  
陟子如至定州斬深澤縣令至冀州斬東光縣令皆稽留時漏致  
之極刑若言有進退少不合意便令武士頓曳白刃臨頭士庶惶

懼不知所爲轉尚書令子如義旗之始身不參預直以高祖故舊  
遂當委重意氣甚高聚斂不息時世宗入輔朝政內稍嫌之尋以  
贓賄爲御史中尉崔暹所劾禁止於尚書省詔免其大罪削官爵  
未幾起行冀州事子如能自厲改甚有聲譽發摘姦僞寮吏良伏  
之轉行并州事詔復官爵別封野王縣男邑二百戶齊受禪以有  
翼贊之功別封須昌縣公尋除司空子如性滑稽不治檢裁言戲  
穢褻識者非之而事妙有禮撫諸兄子慈篤當時名士竝加欽愛  
世以此稱之然素無鯁正不能平心處物世宗時中尉崔暹黃門  
郎崔季舒俱被任用世宗崩暹等赴晉陽子如乃啓顯祖言其罪  
惡仍勸誅之其後子如以馬度關爲有司所奏顯祖引子如數讓  
之曰崔暹季舒事朕先世有何大罪卿令我殺之因此免官久之  
猶以先帝之舊拜太尉尋以疾薨時年六十四贈使持節都督冀

司馬涓 燕周書  
有傳

定瀛滄懷五州諸軍事太師太尉懷州刺史贈物一千段謚曰文  
明子消難嗣尚高祖女以主壻貴公子頻歷中書黃門郎光祿少  
卿出為北豫州刺史鎮武牢消難博涉史傳有風神然不能廉潔  
在州為御史所劾又於公主情好不睦公主譖訴之懼罪遂招延  
隣敵走關西子如兄纂先卒子如貴贈岳州刺史纂長子世雲輕  
險無行累遷衛將軍潁州刺史世雲本無勳業直以子如故頻歷  
州郡恃叔之勢所在聚斂仍肆姦穢將見推治內懷驚懼侯景反  
遂舉州從之時世雲母弟在鄴便傾心附景無復顧望諸將圍景  
於潁川世雲臨城遙對諸將言甚不遜世宗猶以子如恩舊免其  
諸弟死罪徙於北邊侯景於渦陽敗後世雲復有異志為景所殺  
世雲弟膺之字仲慶少好學美風儀天平中子如貴盛膺之自尚  
書郎歷中書黃門郎子如別封須昌縣公迴受膺之膺之家富於

讀本玄本

財厚自封殖王元景邢子才之流以夙素重之以其疎簡傲物竟  
天保世淪滯不齒乾明中王晞自肅宗除衛尉少卿清河末光祿  
大夫患泄利積年不起至武平中猶不堪朝謁就家拜儀同三司  
好讀太玄經注揚雄蜀都賦每云我欲與揚子雲周旋齊云歲以  
利疾終時年七十膺之弟子瑞天保中為定州長史遷吏部郎中  
舉清勤平約遷司徒左長史兼廷尉卿以平直稱乾明初領御史  
中丞正色舉察為朝廷所許以疾去職就拜祠部尚書卒贈瀛州  
刺史謚曰文節子瑞弟幼之清貞有素行少歷顯位隋開皇中卒  
於眉州刺史子瑞妻令萱之妹及令萱得寵於後主重贈子瑞懷  
州刺史諸子亦竝居顯職同遊武平末給事黃門侍郎同迴太府  
卿同憲通直常侍然同遊終為嘉吏隋開皇中尚書民部侍郎卒  
於遂州刺史

嘉吏

史臣曰高祖以晉陽戎馬之地。霸圖攸屬。治兵訓旅。遙制朝權。京臺機務。委寄深遠。孫騰等俱不能清貞守道。以治亂為懷。厚斂財貨。填彼溪壑。昔蕭何之鎮關中。荀彧之居許下。不亦異於是乎。賴世宗入輔。責以驕縱。厚遇崔暹。奪其霜簡。不然則君子屬厭。豈易間焉。孫騰牽裾之誠。有足稱美。隆之勞其志力。經始鄴京。又竝是潛德察察。早申任遇。崇其名器。未失朝序。子如徒以少相親重。情深昵狎。義非艸暗。恩結寵私。勳德莫聞。坐致台輔。猶子之愛。訓以義方。膺之風素。可重幼之清簡。自立有足稱也。  
贊曰。闕散胥附。蕭曹扶翼。齊運勃興。孫高陳力。黷貨無厭。多慙來職。司馬滑稽。巧言令色。

北齊書卷十八

列傳第十

國朝  
氏  
氏

北齊書卷十九

列傳第十一

國朝  
氏  
氏

賀拔允

蔡儁

韓賢

尉長命

王懷

劉貴

任延敬

莫多婁貸文

高市貴

庫狄迴洛



庫狄盛

薛孤延

張保洛

侯莫陳相

賀拔允字可泥神武尖山人也祖爾頭父度拔俱見魏史允便弓馬頗有膽畧與弟岳殺賊帥衛可肱仍奔魏廣陽王元深上允爲積射將軍持節防滏口深敗歸爾朱榮允父子兄弟並以武藝知名榮素聞之見允待之甚厚建義初除征東將軍光祿大夫封壽陽縣侯邑七百戶永安中除征北將軍蔚州刺史進爵爲公魏長廣王立改封燕郡公兼侍中使茹茹還至晉陽值高祖將出山東允素知高祖非常人早自結託高祖以其北士之望尤親禮之遂與允出信都參定大策魏中興初轉司徒領尚書令高祖入洛進爵

段長  
龐蒼鷹

爲王轉太尉加侍中魏武帝之猜忌高祖也以允弟岳深相委託潛使來往當時咸慮允爲變及岳死武帝又委岳弟勝心腹之寄高祖重其舊久全護之天平元年乃賜死時年四十八高祖親臨哭之贈定州刺史五州軍事允有三子長子世文次世樂次難陀興和末高祖竝召與諸子同學武定中敕居定州賜其田宅蔡儁字景彥廣寧石門人也父普北方擾亂奔走五原守戰有功拜寧朔將軍封安上縣男邑二百戶尋卒贈輔國將軍燕州刺史儁豪爽有膽氣高祖微時深相親附與遼西段長太原龐蒼鷹俱有先知之鑒長爲魏懷朔鎮將嘗見高祖甚異之謂高祖云君有康世之才終不徒然也請以子孫爲託興和中啟贈司空公子寧相府從事中郎天保初兼南中郎將蒼鷹交遊豪俠厚待賓旅居於州城高祖客其舍初居處於蝸牛廬中蒼鷹母數見廬上赤氣

屬天蒼鷹亦知高祖有霸王之量每私加敬割其宅半以奉高祖  
由此遂蒙親識高祖之牧晉州引爲兼治中從事史行義寧郡事  
及義旗建蒼鷹乃弃家間行歸高祖高祖以爲兼行臺倉部郎中  
卒於安州刺史儁初爲杜洛周所虜時高祖亦在洛周軍中高祖  
謀誅洛周儁預其計事泄走奔葛榮仍背葛榮歸爾朱榮榮入洛  
爲平遠將軍帳內別將從破葛榮除諫議大夫又從平元顯封烏  
洛縣男隨高祖舉義爲都督高祖平鄴及破四胡於韓陵儁並有  
戰功太昌中出爲濟州刺史爲治嚴暴又多受納然亦明解有部  
分吏民畏服之性好賓客頗稱施與後胡遷等據兗州作逆儁與  
齊州刺史尉景討平之魏武帝貳於高祖以濟州要重欲令腹心  
據之陰詔御史構儁罪狀欲以汝陽王代儁由是轉行兗州事高  
祖以儁非罪啓復其任武帝不許除賈顯智爲刺史率衆赴州儁

防守嚴備顯智憚之至東郡不敢前天平中爲都督隨領軍婁昭  
攻樊子鵠於兗州又與行臺元子思討元慶和俱平之侯深反復  
以儁爲大都督率衆討之深敗走又轉揚州刺史天平三年秋卒  
於州時年四十二贈持節侍中都督冀州刺史尚書令司空公謚  
曰威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高祖廟庭

韓賢字普賢廣寧石門人也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作逆榮破隨  
例至并州爾朱榮擢克左右榮妻子北走世隆等立魏長廣王曄  
爲主除賢鎮遠將軍屯騎校尉先是世隆等攻建州及石成賢並  
有戰功爾朱度律用爲帳內都督封汾陽縣伯邑四百戶普泰初  
除前將軍廣州刺史屬高祖起義度律以賢素爲高祖所知恐其  
有變遣使徵之賢不願應召乃密遣群蠻多舉烽火有如寇難將  
至使者遂爲啓得停賢仍潛遣使人通誠於高祖高祖入洛爾朱

官爵例皆削除以賢遠送誠款令其復舊太昌初累遷中軍將軍光祿大夫出爲建州刺史武帝西入轉行荊州事天平初爲洛州刺史民韓木蘭等率土民作逆賢擊破之親自按檢欲收甲仗有一賊窘迫藏於死屍之間見賢將至忽起斫之斷其脛而卒賢雖武將性和直不其貪暴所歷雖無善政不爲吏民所苦昔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在此寺形制淳朴世以爲古物歷代藏寶賢無故斫破之未幾而死論者或謂賢因此致禍贈侍中持節定營安平四州軍事大將軍尚書令司空公定州刺史子裔嗣

尉長命太安狄那人也父顯魏鎮遠將軍代郡太守長命性和厚有器識扶陽之亂寄居太原及高祖將建大義長命參計策後高祖破四胡於韓陵拜安南將軍樊子鵠據兗州反除東南道大都督與諸軍討平之轉鎮范陽城就拜幽州刺史督安平二州事州居北垂土荒民散長命雖多聚斂然以恩撫民少得安集尋以疾去職未幾復徵拜車騎大將軍都督西燕幽滄瀛四州諸軍事幽州刺史卒於州贈以本官加司空謚曰武壯子興敬便弓馬有武藝高祖引爲帳內都督出爲常山公府參軍事賜爵集中縣伯晉州民李小興群聚爲賊興敬隨司空韓軌討平之進爵爲侯高祖攻周文帝於邙山興敬因戰爲流矢所中卒贈涇岐幽三州軍事爵爲公謚曰閔莊高祖哀惜之親臨弔賜其妻子祿如興敬存焉子士林嗣

王懷字懷周不知何許人也少好弓馬頗有氣尚值北邊喪亂早從戎旅韓樓反於幽州懷知其無成陰結所親以中興初叛樓歸魏拜征虜將軍第一領民酋長武周縣侯高祖東出懷率其部人

三千餘家。隨高祖於冀州。義旗建。高祖以為大都督。從討尔朱兆於廣阿。破之。除安北將軍蔚州刺史。又隨高祖攻鄴。克之。從破四胡於韓陵。進爵為侯。仍從入洛。拜車騎將軍。改封盧鄉縣侯。天平中。除使持節廣州軍事。梁遣將湛僧珍、楊暕來寇。懷與行臺元景擊須城。拔之。擒暕。又從高祖襲克西夏州。還為大都督。鎮下館。除儀同三司。元象初。為大都督。與諸將西討。遇疾。卒於建州。贈定幽恒肆四州諸軍事。刺史司徒公尚書僕射。懷以武藝勲誠。為高祖所知。志力未申。論者惜其不遂。皇建初。配饗高祖廟庭。

劉貴。秀容陽曲人也。父乾。魏世贈前將軍肆州刺史。貴剛格有氣。斷歷尔朱榮府騎兵參軍。建義初。以預定策勲。封敷城縣伯。邑五百戶。除左將軍。大中大夫。尋進為公。榮性猛急。貴尤嚴峻。每見任使。多愜榮心。遂被信遇。位望日重。加撫軍將軍。永安三年。除涼州刺史。建明初。尔朱世隆專擅。以貴為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兼左僕射。西道行臺使。抗孝莊行臺元顯。恭於正平。貴破顯。恭擒之。并大都督裴儁等。復除晉州刺史。普泰初。轉行汾州事。高祖起義。貴弃城歸。高祖於鄴。大昌初。以本官除肆州刺史。轉行建州事。天平初。除陝州刺史。四年。除御史中尉。肆州。大中正。其年。加行臺僕射。與侯景、高昂等討獨孤如願於洛陽。貴凡所經歷。莫不肆其威酷。修營城郭。督責切峻。非理殺害。視下如草芥。然以嚴斷濟務。有益機速。性峭直。攻訐無所迴避。故見賞於時。雖非佐命元功。然與高祖布衣之舊。特見親重。興和元年十一月。卒。贈冀定并殷瀛五州軍事。太保。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謚曰忠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建中。配享高祖廟。長子元孫。員外郎。肆州中正。早卒。贈肆州刺史。次子洪徽嗣。武平末。假儀同三司。奏門下事。

皇建中

任延敬廣寧人也。伯父桃。太和初為雲中軍將。延敬隨之。因家焉。延敬少和厚。有器度。初從葛榮為賊。榮署為王。甚見委任。榮敗。延敬擁所部先降。拜鎮遠將軍。廣寧太守。賜爵西河縣公。後隨高祖。建義中興初。累遷光祿大夫。太昌初。累轉尚書左僕射。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延敬位望既重。能以寬和接物。人士稱之。及斛斯椿釁發。延敬弃家北走。至河北郡。因率土民據之。以待高祖。魏武帝入關。荆蠻不順。以延敬為持節南道大都督。討平之。天平初。復拜侍中。時范陽人盧仲延。率河北流人反於楊夏。西兗州民田龍聚眾。應之。以延敬為大都督。東道軍司。率都督元整。叱列陁等討之。尋為行臺僕射。除徐州刺史。時梁遣元慶和及其諸將。寇邊。延敬破梁仁州。刺史黃道始於北濟陰。又破梁儁於單父。俘斬萬人。又拜侍中。在州大有受納。然為政不殘。禮敬人士。不為民所疾苦。頃川

長史賀若微。執刺史田迅。據城降。西魏復令延敬。率豫州刺史堯雄等討之。而魏遣其將怡鋒。率眾來援。延敬等與戰。失利。收還北。豫仍與行臺侯景。司徒高昂等相會。共攻潁川。拔之。元象元年。秋。卒於鄴。時年四十五。贈使持節。太保。太尉公。錄尚書事。都督冀。定。瀛。幽。安。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子胃嗣。胃輕俠。頗敏思。少在高祖左右。天平中。擢為東郡太守。家本豐財。又多聚斂。動極豪華。賓客往來。將迎至厚。尋以贓污。為有司所劾。高祖捨之。及解郡。高祖以為都督。與和末。高祖攻玉壁。還。以晉州西南重要。留清河公岳為行臺鎮守。以胃隸之。胃飲酒遊縱。不勤防守。高祖責之。胃懼。遂潛遣使送款於周。為人斜列。窮治。未得其實。高祖特免之。謂胃曰。我推誠於物。謂卿必無此理。且黑獺降人。首尾相繼。卿之虛實。於後何患不知。胃內不自安。是時儀同朱文暢及參軍房子遠。鄭仲

禮等竝險薄無賴。胄厚與交結，乃陰圖殺逆。武平三年正月十五日，因高祖夜戲，謀將竊發。有人告之，令捕窮其事，皆得實。胄及子弟竝誅。

莫多婁貸文，太安狄人也。驍果，有膽氣。從高祖舉義，中興初除伏波將軍、武賁中郎將、虞候、大都督。從擊爾朱兆於廣阿，有功。加前將軍，封石城縣子，邑三百戶。又從破四胡於韓陵，進爵爲侯。從平爾朱兆於赤洪嶺，兆窮迫自經，貸文獲其屍，遷左廂大都督。斛斯椿等釁起，魏武帝遣賈顯智據守石濟。高祖令貸文率精銳三萬與竇泰等於定州相會，同趣石濟，擊走顯智。天平中，除晉州刺史。汾州胡賊爲寇，竊高祖親討焉。以貸文爲先鋒，每有戰功，還賚奴婢三十人，牛馬各五十疋，布一千疋，仍爲汾、陝、東、雍、晉、泰五州大都督。後與太保尉景攻東、雍、南、汾二州，克之。元象初，除車騎大

將軍，儀同南道大都督。與行臺侯景攻獨孤，如願於金墉城。周文帝軍出函谷，與高昂議整旅厲卒，以待其至。貸文請率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不許。貸文性勇而專，不肯受命，以輕騎一千軍前斥候。西過源澗，遇周軍戰沒，贈并肆。恒雲朔五州軍事，并州刺史。尚書右僕射司徒公。子敬顯，彊直勤幹，少以武力見知。恒從斛律光征討，數有戰功。光每命敬顯前驅，安置營壘，夜中巡察，或達旦不睡。臨敵置陳，亦令敬顯部分將士。迨次之間，行伍整肅，深爲光所重。位至領軍將軍。恒檢校虞候事。武平中，車駕幸晉陽，每令敬顯督留臺兵馬，糾察盜賊。京師肅然。七年，從後主平陽敗，歸并州。與唐邕等推立安德王稱尊號。安德敗，文帝群官皆投周軍，唯敬顯走還鄴，授司徒。周武帝平鄴城之明日，執敬顯斬於閭闔門外，責其不留平陽也。

高市貴善無人也少有武用孝昌初恒州內部敕勒劉崙等聚眾反市貴為都督率眾討崙一戰破之累遷撫軍將軍諫議大夫及爾朱榮立魏莊帝市貴預翼戴之勳遷衛將軍光祿大夫秀容大都督第一領民酋長賜爵上洛縣伯爾朱榮擊葛榮於滏口以市貴為先鋒都督榮平除使持節汾州刺史尋為晉州刺史紇豆陵步藩之侵亂并州也高祖破之市貴亦從行有功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常山郡公邑一千五百戶高祖起義市貴預其謀及樊子鵠據州反隨大都督婁昭討之子鵠平除而兗州刺史不之州天平初復除晉州刺史高祖尋以洪嗣要險遣市貴鎮之高祖沙苑失利晉州行事封祖業弃城而還州民柴覽聚眾作逆高祖命市貴討覽覽奔柴壁市貴破斬之是時東雍南汾二州境多群賊聚為盜因市貴平覽皆散歸復業後秀容人五千戶叛應山胡

復以市貴為行臺統諸軍討平之元象中從高祖破周文帝於邕山重除晉州刺史西道軍司率眾擊懷州逆賊潘集未至遇疾道卒贈并汾懷建東雍五州軍事太尉公并州刺史子阿那肱貴寵封成臯王敕令其第二子孔雀承襲庫狄迴洛代人也少有武力儀貌魁偉初事爾朱榮為統軍預立莊帝轉為別將賜爵母極伯從破葛榮轉都督榮死隸爾朱兆高祖舉兵信都迴洛擁眾歸義從破四胡於韓陵以軍功補都督加後將軍太中大夫封順陽縣子邑四百戶遷右廂都督從征山胡先鋒斬級除朔州刺史破周文於河陽轉授夏州刺史邕山之役力戰有功增邑通前七百戶世宗嗣事從平潁川天保初除建州刺史肅宗即位封順陽郡王大寧初轉朔州刺史食博陵郡幹轉太子太師遇疾卒贈使持節都督定瀛恒朔雲五州軍事大將軍

太尉公定州刺史贈物一千段

庫狄盛懷朔人也。性和柔，少有武用。初爲高祖親信都督，除伏波將軍，每從征討，以功封行唐縣伯。復累加安北將軍、幽州刺史，加中軍將軍，爲豫州鎮城都督，以勲舊，進爵爲公。世宗減封二百戶，以增其邑。除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朔州刺史，齊受禪，改封華陽縣公。又除北朔州刺史，以華陽封邑在遠，隨例割并州之石艾縣、肆州之平寇縣、原州之馬邑縣各數十戶，合二百戶爲其食邑。未幾，例罷，拜特進，卒。贈使持節、都督朔瀛趙幽安五州諸軍事，太尉公、朔州刺史。

薛孤延，代人也。少驍果，有武力。韓樓之反，延隨衆屬焉。後與王懷等密計討樓，爲樓尉帥乙弗醜所覺，力戰破醜，遂相率歸行臺劉貴表，爲都督。加征虜將軍，賜爵永固縣侯。後隸高祖，爲都督，仍

從起義，破爾朱兆於廣阿，因從平鄴，以功進爵爲公。轉大都督，從破四胡於韓陵，加金紫。光祿大夫，從追爾朱兆於赤嶺，除第一領民酋長，孝靜立，拜顯州刺史。累加車騎將軍。天平四年，從高祖西伐，至蒲津，寶泰於河南，失利。高祖班師，延殿後，且戰且行。一日，所折刀十五口，還轉梁州刺史。從征玉壁，又轉恒州刺史。從破周文帝於邙山，進爵爲縣公，邑一千戶。高祖嘗閱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前有浮圖一所，高祖令延視之，延乃馳馬按稍直前，未至三十步，雷火燒面，延啗殺，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眉鬢及馬駮尾俱焦。高祖歎曰：薛孤延，乃能與霹靂鬪，其勇決如此。又頻從高祖討破山胡，西攻玉壁，入爲左衛將軍，改封平秦郡公，爲左廂大都督。與諸軍將討潁州，延專監造土山，以酒醉爲敵所襲，據潁州。平諸將，還京師，讌於華林園。世宗啓魏帝，坐延於階下，以辱之。後



兼領軍將軍。出爲滄州刺史。別封溫縣男。邑三百戶。齊受禪。別賜  
爵都昌縣公。性好酒。率多昏醉。而以勇決善戰。每大軍征討。常爲  
前鋒。故與彭劉韓潘同列。天保二年。爲太子太保。轉太子太傅。八  
年。除肆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食洛陽郡幹。尋改食河間郡。  
張保洛。代人也。自云本出南陽西鄂。家世好賓客。尚氣俠。頗爲北  
土所知。保洛少率健。善弓馬。魏孝昌中。北鎮擾亂。保洛亦隨衆南  
下。葛榮僭逆。以保洛爲領左右。榮敗。仍爲爾朱榮統軍。累遷揚烈  
將軍。奉車都尉。後隸高祖。爲都督。從討步蕃。及高祖起義。保洛爲  
帳內。從破爾朱兆於廣阿。尋遷右將軍。中散大夫。仍以帳內。從高  
祖圍鄴城。旣拔。除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從破爾朱兆等於韓陵。因  
隨高祖入洛。加安東將軍。後高祖降滅國邑。分授將士。保洛隨例  
封昌平縣薄家城鄉男。一百戶。魏出帝不協於高祖。今儀同賈顯

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嘉。東趣濟州。高祖遣大都督竇泰。濟自滑臺。  
拒顯智。保洛隸泰前驅。事定。轉都督。從高祖襲冀州。剋之。萬俟受洛  
干之降也。高祖遣保洛與諸將於路接援。元象初。除西夏州刺史。  
當州大都督。又以前後功。封安武縣伯。邑四百戶。轉行蔚州刺史。  
從高祖攻周文帝於邙山。圍玉壁。攻龍門。還留鎮晉州。世宗卽位。  
以保洛爲左廂大都督。後出晉州。加征西將軍。王思政之援。潁州  
攻圍未克。世宗仍令保洛鎮楊志塢。使與揚州爲犄角之勢。潁川  
平。尋除梁州刺史。顯祖受禪。仍爲刺史。所在聚斂。爲務。民吏怨之。  
濟南初。出爲滄州刺史。封敷城郡王。爲在州聚斂。免官。削奪王爵。  
及卒。贈以前官。追復本封。子默言嗣。武平末。衛將軍。以帳內。從高  
祖出山東。有麴珍。段琛。牒舍樂尉。標乞伏貴和。及弟令和王。康德  
竝以軍功。至大官。麴珍。字舍樂洛。西平酒泉人也。壯勇。善騎射。以

以下附傳  
麴珍

帳內從高祖晉州仍起義所在征討武定末封富平縣伯天保初食

黎陽郡幹除晉州刺史武平初遷豫州道行臺尚書令豫州刺史

卒贈太尉段琛字懷實代人也少有武用從高祖起義信都天保

中兗州刺史牒舍樂武成初開府儀同三司營州刺史封漢中郡公

戰歿關中尉標代人也太寧初封海昌王子相貴嗣武平末晉州

道行臺尚書僕射晉州刺史為行臺左丞侯子欽等密起周武請

師欽等為內應周武自率眾至城下欽等夜開城門引軍入鏃相

貴送長安尋卒弟相願彊幹有膽略武平末領軍大將軍自平陽

至并州及到鄴每立計將殺高阿那肱廢後主立廣寧王事竟不

果及廣寧被出相願拔佩刀斫柱而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貴

和及令和兄弟武平末竝開府儀同三司令和領軍將軍并州未

敗前與領軍大將軍韓建業武衛大將軍封輔相和繼投周軍令

段琛

牒舍樂

尉標

尉相貴

尉相願

和 乞伏貴和 同 令和

韓建業 封輔相

王康德

和授柱國封西河郡公隋大業初卒於秦州總管建業輔相俱不

知所從來建業授上柱國封郟國公隋開皇中卒輔相封上柱國

封郡公周武平并州即以為朔州總管康德代人也歷數州刺史

并省尚書封新蔡郡王

侯莫陳相代人也祖伏頽魏第一領民酋長父斛右提朔州刺史

白水郡公尋除蔚州刺史仍為大行臺節度西道諸軍事又遷車

騎將軍顯州刺史入除太僕卿頃之出為汾州刺史別封安文縣

男又別封始平縣公天保初除太師轉司空公進爵為白水王邑

一千一百戶累授太傅進食建州幹別封義寧郡公武平二年四

月薨於周年八十三贈假黃鉞使持節督冀定瀛滄濟趙幽并朔

恒十州軍事右丞相太尉公朔州刺史有二子長子貴樂尚

公主駙馬都尉次子晉貴武衛將軍梁州刺史隆化時并州失守

晉貴遣使降周授上大將軍封信安縣公

史臣曰高祖世居雲代以英雄見知後遇爾朱武功漸振鄉邑故人彌相推重賀拔允以昆季乖離處指奴之地初以舊望矜護而竟不獲令終比於吳蜀之安瑾亮方知器識之淺深也劉貴蔡儁有先見之明霸業始基義深匡贊配饗清廟豈徒然哉韓賢等及聞義舉競趣戎行憑附末光申其志力化爲公侯固其宜矣贊曰帝鄉之親世有其人降靈雲朔載挺良臣功名之地望古爲隣

北齊書卷十九

列傳第十一

魏州刺史  
氏周周

北齊書卷二十

列傳第十二

魏州刺史  
氏周周

張瓊

斛律羌舉

堯雄

宋顯

王則

慕容紹宗

薛循義

叱利平

步大汗薩

慕容儼

張瓊字連德代人也少壯健有武用魏世自盪寇將軍爲朔州征虜府外兵參軍隨葛榮爲亂榮敗尔朱榮以爲都督討元顥有功除汲郡太守建明初爲東道慰勞大使封行唐縣子邑三百戶轉太尉長史出爲河內太守除濟州刺史尔朱兆敗歸高祖遷汾州刺史天平中高祖襲克夏州以爲慰勞大使仍留鎮之尋爲周文帝所陷卒贈使持節燕恒雲朔四州諸軍事大將軍司徒公恒州刺史有二子長忻次遵業忻普泰中爲都督隨尔朱世隆以功尚魏平陽公主除駙馬都尉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州刺史南鄭縣伯瓊常憂其太盛每語親識曰凡人官爵莫若處中忻位秩太高深爲憂慮而忻豪險放縱遂與公主情好不協尋爲武帝所害時稱瓊之先見遵業討元顥有功封固安縣開國子除寧遠將軍雲州大中正天平中除清河太守尋加安西將軍建州刺史武定

首長

中隨儀同劉豐討侯景爲景所擒景敗殺遵業於渦陽喪還世宗親自臨弔贈并肆幽安四州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刺史斛律羌舉太安人也世爲部落酋長父謹魏龍驤將軍武川鎮將羌舉少驍果有膽力永安中從尔朱兆入洛有戰功深爲兆所愛遇恒從征伐高祖破兆方始歸誠高祖以其忠於所事亦加嗟賞天平中除大都督令率步騎三千導衆軍西襲夏州剋之後從高祖西討大軍濟河集諸將議進趣之計羌舉曰黑獺聚兇黨強弱可知若欲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情已同困獸若不與其戰而逕趣咸陽咸陽空虚可不戰而剋拔其根本彼無所歸則黑獺之首懸於軍門矣諸將議有異同遂戰於渭曲大軍敗績天平末賴川人張儉聚衆反叛西通關右羌舉隨都督侯景高昂等討破之元象中除清州刺史封密縣侯興和初高祖以爲中軍大都督尋

阿至羅

納言  
劉世清  
突厥語翻  
經

轉東夏州刺史時高祖欲招懷遠夷令羌舉使於阿至羅宣揚威德前後稱旨甚被知賞卒於州時年三十六高祖深悼惜之贈并恒二州軍事恒州刺史子孝卿少聰敏機悟有風檢頻歷顯職武平末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義寧王知內省事典外兵騎兵機密是時朝綱日亂政由群豎自趙彥深死朝貴典機密者唯孝卿一人差居雅道不至貪穢後主至齊州以孝卿為尚書令又以中書侍郎薛道衡為侍中封北海王入勸後主作承先主詔禪位任城王令孝卿齎詔策及傳國璽往瀛州孝卿便詣鄴城歸於周武帝仍從入長安授納言上士隋開皇中位太府卿卒於民部尚書代人劉世清祖拔魏燕州刺史父魏金紫光祿大夫世清武平末侍中開府儀同三司任遇與孝卿相亞情性甚整周慎謹密在孝卿之右能通四夷語為當時第一後主命世清作突厥語翻涅槃經

以遺突厥可汗敕中書侍郎李德林為其序世清隋開皇中卒於開府親衛驃騎將軍

堯雄字休武上黨長子人也祖暄魏司農卿父榮員外侍郎雄少驍果善騎射輕財重氣為時輩所重永安中拜宣威將軍給事中持節慰勞恒燕朔三州大使仍為都督從叱利延討劉靈助平之拜鎮東將軍燕州刺史封平城縣伯邑五百戶義旗初建雄隨爾朱兆敗於廣阿遂率所部據定州以歸高祖時雄從兄傑爾朱兆用為滄州刺史至瀛州知兆敗亦遣使歸降高祖以其兄弟俱有誠款便留傑行瀛州事尋以雄為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以代傑進爵為公增邑五百戶于時禁網疎闊官司相與聚斂唯雄義然後取復能接下以寬恩甚為吏民所懷附魏武帝入關雄為大都督隨高昂破賀拔勝於穰城周旋征討三荆仍除二豫揚鄆四州都

督豫州刺史元洪威據潁州叛民趙繼宗殺潁川太守邵招據樂口自稱豫州刺史北應洪威雄率眾討之繼宗敗走民因雄之出遂推城人王長爲刺史據州引西魏雄復與行臺侯景討平之梁將李洪芝王當伯襲破平鄉城侵擾州境雄設伏要擊生擒洪芝當伯等俘獲甚眾梁司州刺史陳慶之復率眾逼州城雄出與戰所向披靡身被二創壯氣益厲慶之敗奔輜重走後慶之復圍南荊州雄曰白苟堆梁之北面重鎮因其空虛攻之必剋彼若聞難荆圍自解此所謂機不可失也遂率眾攻之慶之果奔荊州來未至雄陷其城擒梁鎮將苟元廣兵二千人梁以元慶和爲魏王得擾南境雄率眾討之大破慶和於南頓尋與行臺侯景破梁楚二州民上書乞雄爲刺史復行豫州事潁州長史賀若徽執刺史田迅據州降西魏詔雄與廣州刺史趙育揚州刺史是育寶等各

總當州士馬隨行臺任延敬并勢攻之西魏遣其將怡鋒率眾援之延敬等與戰失利育寶各還本州據城降敵雄收集散卒保大梁州周文帝因延敬之敗遣其右丞韋孝寬等攻豫州雄都督郭丞伯程多寶等舉豫州降敵執刺史馮邕并家屬及部下妻子數千口欲送之長安至樂口雄外兵參軍王恒伽都督赫連雋等數十騎從大梁邀之斬多寶拔雄等家口還大梁西魏以丞伯爲潁川太守雄仍與行臺侯景討之雄別攻破樂口擒丞伯進討懸瓠逐西魏刺史趙繼宗韋孝寬等復以雄行豫州事西魏以是育寶爲揚州刺史據項城義州刺史韓顯據南頓雄復率眾攻之一日拔其二城擒顯及長史丘岳寶遁走獲其妻妾將吏二千人皆傳送京師加驃騎大將軍仍隨侯景平魯陽除豫州刺史雄雖武將而性質寬厚治民頗有誠信爲政去煩碎舉大綱而已撫養兵民

得其力用在邊十年屢有功績豫人於今懷之又愛人物多所施與賓客往來禮遺甚厚亦以此見稱興和三年徵還京師尋領司冀瀛定齊青膠兗殷滄十州士卒十萬人巡行西南分守險要四年卒於鄴時年四十四贈使持節都督青徐膠三州軍事大將軍司徒公徐州刺史謚武恭子師嗣雄弟奮字彥舉解褐宣威將軍給事中轉中堅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賜爵安夷縣子從高祖平鄴破尔朱兆等進爵為伯出為南汾州刺史胡夷畏暉之西魏行臺薛崇禮舉眾攻奮與戰大破之崇禮兄弟乞降暉於相府轉奮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潁州刺史卒贈兗豫梁三州諸軍事司空兗州刺史雄從父兄傑字壽性輕率嗜酒頗有武用歷給事中羽林監從高祖破紇豆陵拔藩有功除鎮東將軍封樂城縣伯邑百戶出為滄州刺史屬義兵起暉高祖從平鄴及破尔朱兆進爵為侯

後為都督率眾隨樊子鵠討元樹於譙城平之仍除南兖州多所取受然性果決吏民畏之尋加行兖州事元象初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為公出為磨城鎮大都督轉安州刺史卒於州贈使持節滄瀛二州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滄州刺史謚曰宋顯字仲華燉煌效穀人也性果敢有幹用初事尔朱榮為軍主擢為長流參軍永安中除前軍襄垣太守轉榮府記室參軍從平元顥加平東將軍榮死世隆等向洛復以顯為襄垣太守普泰初遷使持節征北將軍晉州刺史後暉高祖以為行臺右丞樊子鵠據兖州反前西兖州刺史乙瑗譙郡太守辛景威屯據五梁以應子鵠高祖以顯行西兖州事率眾討破之斬瑗景威遁走拜西兖州刺史時梁州刺史鹿永吉據州外叛西魏遣博陵王元約趙郡王元景神率眾迎接勒當州士馬邀破之斬約等仍與左衛將

注王隱晉書  
中朝多士傳  
姓系譜錄

二月二十日

軍斛律平共會大梁拜儀同三司在州多所受納然勇決有氣幹  
檢御左右咸能得其心力及河陰之戰深入赴敵遂没于行陣贈  
司空公顯從祖弟繪少勤學多所博覽好撰述魏時張緬晉書未  
入國繪依准裴松之注國志體注王隱及中興書又撰中朝多士  
傳十卷姓系譜錄五十篇以諸家年歷不同多有紕繆乃刊正異  
同撰年譜錄未成河清五年竝遭水漂失繪雖博聞彊記而天性  
恍惚晚又遇風疾言論遲緩及失所撰之書乃撫膺慟哭曰可謂  
天喪予也天統中卒

王則字元軌自云太原人也少驍果有武藝初隨叔父魏廣平王  
內史老生征討每有戰功老生爲朝廷所知則頗有力初以軍功  
除給事中賜爵白水子後從元天穆討邢杲輕騎深入爲杲所擒  
元顯入洛則與老生俱降顯疑老生遂殺之則奔廣州刺史鄭

先護與同拒顯顯敗遷征虜將軍出爲東徐州防城都督尔朱榮  
之死也東徐州刺史斛斯椿其枝黨內懷憂怖時梁立魏汝南王  
悅爲魏主資其士馬送境上椿遂翻城降悅則與蘭陵太守李義  
擊其偏師破之魏因以則行北徐州事後隸尔朱仲遠仲遠敗始  
歸高祖仍加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初隨荊州刺史賀拔勝後  
從行臺侯景周旋征討屢有功績天平初行荊州事都督三荆二  
襄南雍六州軍事荊州刺史則有威武邊人畏服之涇曲之役則  
爲西師圍逼遂棄城奔梁梁尋放還高祖怒而不責元象初除洛  
州刺史則性貪恠在州取受非法舊京諸像毀以鑄錢于時世號  
河陽錢皆出其家武定中復隨侯景西討景於潁川作逆時則鎮  
栢崖戍世宗以則有武用徵爲徐州刺史景旣南附梁遣貞陽侯  
蕭明率大衆向徐州以爲影響堰泗水灌州城則固守歷時而取



受狼籍。鎮送晉陽。世宗怒其罪。武定七年春卒。時年四十八。贈青齊二州軍事司空。青州刺史。謚曰烈懿。則弟敬寶。少歷顯位。後爲東廣州刺史。與蕭軌等攻建業。不見剋。沒焉。

慕容紹宗。慕容晃第四子。太原王恪後也。曾祖騰。歸魏。遂居於代。祖都。岐州刺史。父遠。恒州刺史。紹宗容貌恢毅。少言語。深沉有膽畧。爾朱榮卽其從舅子也。值北邊撓亂。紹宗携家屬詣晉陽。以婦榮。榮深待之。及榮稱兵入洛。私告紹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若不加除剪。恐難制馭。吾欲因百官出迎。仍悉誅之。爾謂可不。紹宗對曰。太后臨朝。淫虐無道。天下憤惋。共所棄之。公旣身控神兵。心執忠義。忽欲殲夷多士。謂非長策。深願三思。榮不從。後以軍功封索盧縣子。尋進爵爲侯。從高祖破羊侃。又與元天穆平邢杲。累遷并州刺史。紇豆陵步藩逼晉陽。爾朱兆擊之。累爲步藩所破。

欲以晉州徵高祖。共圖步藩。紹宗諫曰。今天下擾擾。人懷覬覦。正。是智士用策之秋。高晉州才雄氣猛。英略蓋世。譬諸蛟龍。安可借以雲雨。兆怒曰。我與晉州推誠相待。何忽輒相猜阻。橫生此言。使禁止紹宗。數日方釋。遂割鮮卑。隸高祖。高祖共討步藩。滅之。及高祖舉義。信都兆以紹宗爲長史。又命爲行臺。率軍壺關。以抗高祖。及廣阿韓陵之敗。兆乃撫膺自咎。謂紹宗曰。比用卿言。今豈至此。兆之敗於韓陵也。士卒多奔兆。懼將欲潛遁。紹宗建旗鳴角。招集義徒。軍容旣振。與兆徐而上馬。後高祖從鄴討兆於晉陽。兆窘急。走赤嶺。嶺自縊而死。紹宗行到馬突城。見高祖。追至。遂携榮妻子及兆餘衆。自歸高祖。仍加恩禮。所有官爵。竝如故。軍謀兵畧。時參預焉。天平初。遷都鄴。庶事未周。乃令紹宗與高隆之共知府庫圖籍諸事。二年。宜陽民李延孫聚衆反。乃以紹宗爲西南道軍司。率

都督庫狄安盛等討破之。軍還行揚州刺史。尋行豫州刺史。丞相府記室孫搦屬紹宗。以兄爲州主簿。紹宗不用。搦譖之於高祖。云慕容紹宗嘗登廣固城。長歎謂其所親云。大丈夫有復先業。理不由是徵還。元象初。西魏將獨孤如願據洛州。梁頴之間。寇盜鋒起。高祖命紹宗率兵赴武牢。與行臺劉貴等平之。進爵爲公。除度支尚書。後爲晉州刺史。西道大行臺。還朝。遷御史中尉。屬梁劉烏黑入寇徐方。令紹宗率兵討擊之。大破。因除徐州刺史。烏黑收其散衆。復爲侵竊。紹宗密誘其徒黨。數月間。遂執烏黑殺之。侯景反。叛命紹宗爲東南道行臺。加開府。轉封燕郡公。與韓軌等詣取江。以圖進趣。梁武帝遣其兄子貞陽侯淵明等率衆十萬。頓軍寒山。與侯景掎角。擁泗水灌彭城。仍詔紹宗爲行臺節度。三徐二兗州軍事。與大都督高岳等出計大破之。擒淵明及其將帥等。俘虜甚衆。

乃迴軍討侯景於渦陽。于時景軍甚衆。前後諸將往者莫不爲其所輕。及聞紹宗與岳將至。深有懼色。謂其屬曰。岳所部兵精。紹宗舊將。宜其慎之。於是與景接戰。諸將持疑。無肯先者。紹宗麾兵逕進。諸將從之。因而大捷。景遂奔遁。軍還。別封永樂縣子。初高祖末。命世宗云。侯景若反。以慕容紹宗當之。至是。竟立功效。西魏遣其大將王思政入據潁州。又以紹宗爲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等率軍圍擊堰洧水。以灌之。時紹宗頗有凶夢。意每惡之。乃私謂左右曰。吾自年二十已還。恒有蒜髮。昨來蒜髮忽然自盡。以理推之。蒜者。算也。吾算將盡乎。未幾。與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遠近晦冥。舟纜斷。飄艦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而死。時年四十九。三軍將士莫不悲惋。朝廷嗟傷。贈使持節。二青二兗齊濟光七州軍事尚書。令太尉青州刺史。謚。

北齊書二十一  
曰景惠除其長子士肅為散騎常侍尋以謀反伏誅朝廷以紹宗功罪止士肅身皇建初配饗世宗廟庭士肅弟建中襲紹宗爵武平末儀同三司隋開皇中大將軍疊州總管

薛循義字公讓河東汾陰人也曾祖紹魏七兵尚書太子太保祖壽仁河東河北二郡守秦州刺史汾陰公父賈集定陽太守循義少而姦俠輕財重氣招召豪猾時有急難相奔投者多能容匿之魏咸陽王為司州牧用為法曹從事魏北海王顓鎮徐州引為墨曹參軍正光末天下兵起顓為征西將軍都督華幽東秦諸軍事兼左僕射西道行臺以循義為統軍時有詔能募得三千人者用為別將於是循義還河東仍歷平陽弘農諸郡合得七千餘人即假安北將軍西道別將俄而東西二夏南北兩華及幽州等反叛顓進討之循義率所部頗有功絳蜀賊陳雙熾等聚汾曲詔循義

為大都督與行臺長孫權共討之循義以雙熾是其鄉人遂輕詰壘下曉以利害熾等遂降拜循義龍門鎮將後循義宗人鳳賢等作亂圍鎮城循義亦以天下紛擾規自縱擅遂與鳳賢聚眾為逆自號黃鉞大將軍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軍未至循義慚悔乃遣其帳下孫懷彥奉表自陳乞一大將招慰魏孝明遣西北道大行臺胡元吉奉詔曉喻循義降鳳賢等猶據險屯結長孫稚軍於弘農珍孫軍靈橋未能進循義與其從叔善樂從弟嘉族等各率義勇為攻取之勢與鳳賢書示其禍福鳳賢降拜鳳賢龍驤將軍假節稷山鎮將夏陽縣子邑三百戶封循義汾陰縣侯邑八百戶爾朱榮以循義豪猾反覆錄送晉陽與高昂等竝見拘防榮赴洛以循義等自隨置於駝牛署榮死魏孝莊以循義為弘農河北河東正平四郡大都督時高祖為晉州刺史見循義待之甚厚及爾朱

北立魏長廣王爲主。除循義右將軍、陝州刺史。假安南將軍。魏前廢帝初，以循義爲持節、後將軍、南汾州刺史。高祖起義信都，破四胡於韓陵，遣徵循義從至晉陽。以循義行并州事。又從高祖平爾朱兆、武帝之入關也。高祖奉迎臨潼關，以循義爲關右行臺、自龍門濟河。西魏北華州刺史薛崇禮屯陽氏壁，循義以書招之。崇禮率萬餘人降。樊子鵠之據兗州，循義從大司馬婁昭破平之。天平中，除衛將軍、南中郎將、帶汲郡太守。頓兵淮陽東郡黎陽五郡都督，遷東徐州。元象初，拜儀同、沙苑之役，從諸軍還，還行晉州事。封祖業棄城走，循義追至洪洞，說祖業還守，而祖業不從。循義還據晉州，安集固守。西魏儀同長孫子彥圍逼城下，循義開門伏甲以待之。子彥不測虛實，於是遁去。高祖甚嘉之，就拜晉州刺史。南汾東雍、陝四州行臺，賞帛千疋。循義在州，擒西魏所署正平太守段

榮顯，招降胡酋胡垂黎等，部落數千口，表置五城郡，以安處之。高仲密之叛，以循義爲西南道行臺，爲犄角聲勢，不行。尋除齊州刺史，以贖貨除名，追其前守晉州功，復其官爵。仍拜衛尉卿。時山胡侵亂晉州，遣循義追討破之。進爵正平郡公，加開府。世宗以高祖遺旨，減封二百戶，別封循義爲平鄉男。天保初，除護軍，別封藍田縣公。又拜太子太保。五年七月卒。時年七十七。贈晉泰華三州諸軍事、司空、晉州刺史，贈物二百段。子文殊嗣。從弟嘉族，性亦豪爽，釋褐員外散騎侍郎，稍遷正平太守。屬高祖在信都，嘉族聞而赴義。從平四胡於韓陵，除華州刺史。及賀拔岳拒命，令嘉族置騎河上，以禦大軍。嘉族遂棄其乘馬，浮河而度，歸於高祖。由是拜揚州刺史。卒於官。子震，字文雄。天平初，受旨鎮守龍門，陷於西魏。元象中，方得逃還。高祖嘉其至誠，除廣州刺史。後從慕容紹宗討侯景，以功

別封膚施縣男。天保四年，從討山胡，破茹茹，並有功績，累遷譙州刺史。循義從子元頰，父光熾，東雍州刺史，太常卿。元頰廉謹，有信義，起家永安王參軍，行秀容縣事，有清名，累轉定州別駕，舉清平勤幹，除漁陽太守。

叱列平，字殺鬼，代郡西部人也。世爲酋帥，平有容貌美鬚，善騎射，襲第一領民酋長。臨江伯孝昌末，拔陵反叛，茹茹餘衆入寇馬邑，平以統軍屬有戰功，補別將。後牧子作亂，劉胡倫斛律可那律俱時構逆，以平爲都督，討定胡倫等。魏孝莊初，除武衛將軍，隨爾朱榮破葛榮。平元顥遷中軍都督，右衛將軍，封瘦陶縣伯，邑七百戶。榮死，平與榮妻及爾朱世隆等北走，長廣王暉立，授右衛將軍，加京畿大都督。時爾朱氏凌僭，平常慮危禍，會高祖起義，平遂歸誠，從平鄴，破四胡於韓陵，仲遠既走，以平爲東郡大行臺軍還。

高祖平爾朱兆，復從領軍婁昭討樊子鵠，平之授使持節華州刺史。高仲密之叛，平從高祖破周文帝於邙山。武定初，除廓州刺史。五年，加儀同三司，鎮河陽。八年，進爵爲侯。天保初，授兗州刺史，尋加開府，別封臨洮縣子。三年，與諸將南討江淮，克陽平郡，陳人攻圍廣陵，詔平統河南諸軍赴援，陳人退，乃還。五年，夏卒於州。時年五十一，贈瀛滄幽三州軍事，瀛州刺史，中書監，謚曰莊惠子。孝中嗣弟長又武平末，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新寧王，隋開皇中，上柱國，卒於涇州長史。雖無他伎，前在官，以清幹著稱。

步大汗薩，太安狄那人也。曾祖榮，仕魏，歷金門化正二郡太守，父居龍驤將軍，領民別將。正光末，六鎮反亂，薩乃將家避難南下，奔爾朱榮於秀容，後從榮入洛，以軍功除揚武軍帳內統軍，賜爵江夏子。從平葛榮，累前後功，加鎮南將軍，榮死後，從爾朱兆入洛，補

帳內大都督從北拒戰於韓陵。北敗。薩以所部降。高祖以爲第三領民酋長。累遷秦州鎮城都督。北雍州刺史。天平中。轉東壽陽三泉都督。元象中。行燕州。累遷臨川領民大都督。賜爵長廣伯。時茹茹寇鈔。屢爲邊害。高祖撫納之。遣薩將命。還拜儀同三司。出爲五城大都督。鎮河陽。又加車騎大將軍。開府。進封行唐縣公。滅勃海三百戶。以增其封。仍授晉州刺史。別封安陵縣男。邑二百戶。加驃騎大將軍。齊受禪。改封義陽郡公。

慕容儼。字恃德。清都成安人。慕容廆之後也。父叱頭。魏南頓太守。身長一丈。腰帶九尺。武平初。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持節都督滄恒二州軍事。恒州刺史。儼容貌出群。衣冠甚偉。不好讀書。頗學兵法。工騎射。正光中。魏河間王元琛率衆救壽春。辟儼左廂軍主。以戰功。賞帛五十疋。軍次西硤石。因解渦陽之圍。平倉陵。

城荆山戍。梁遣將鄭僧等要戰。儼擊之。斬其將蕭喬。梁人奔遁。又襲破王神念等軍。擒二百餘人。神念僅以身免。三年。梁遣將攻東豫州。大都督元寶掌討之。儼督別將鄭海珍與戰。斬其軍主朱僧珍。軍副秦太。又擊賊王苟於陽夏。平之。孝昌中。尔朱榮入洛。授儼京畿南面都督。永安中。西荆州爲梁將曹義宗所圍。儼應募赴之。時北育太守宋帶劔謀叛。儼乃輕騎出其不意。直至城下。語云。大軍已到。太守何不迎帶劔。造次惶恐。不知所爲。使出迎。儼即執之一郡。遂定。又破梁將馬元達。蔡天起。柳白嘉等。累有功。除强弩將軍。與梁將王玄真。董當門等戰。竝破之。解穰城圍。剋復南陽新鄉。轉積射將軍。持節豫州防城大都督。尔朱敗。與豫州刺史李恩歸。高祖以勲累。遷安東將軍。高梁太守。轉五城太守。東雍州刺史。沙苑之敗。西魏荆州刺史郭鸞率衆攻儼。拒守二百餘日。晝夜力戰。

北齊書二十一  
大破鸞軍追斬三百餘級。又擒西魏刺史鄒他。時諸州多有翻陷。唯儼獲全。進號鎮南將軍。武定三年。率師解襄州圍。頻使茹茹。又從攻玉壁。賜帛七百疋。并衣帽等。五年。鎮河橋五城。侯景叛。儼擊陳郡賊。獲景麾下庫狄曷賴。及偽署太守鄭道合。兗州刺史王彥夏。行臺狄暢等。擒斬百餘級。旋軍項城。又擒景偽署刺史辛光。及蔡遵。并其部下二千人。六年。除譙州刺史。屢有戰功。多所降附。七年。又除膠州刺史。天保初。除開府儀同三司。三年。梁司徒陸法和。儀同宋蒞等。率其部下。以郢州城內附。時清河王岳帥師江上。乃集諸軍議曰。城在江外。人情尚梗。必須才畧。兼濟忠勇過人。可受此寄耳。衆咸共推儼。岳以爲然。遂遣鎮郢城。始入。便爲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方禦備。瑱等不能剋。又於上流鸚鵡洲上。造荻蒹。竟數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絕。城守孤懸。衆情

危懼。儼導以忠義。又悅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公私每有所禱。於是順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請。冀獲冥祐。須臾衝風歛起。驚濤涌激。漂斷荻蒹。約復以鐵鎖連緝。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浪夜驚。復以斷絕。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爲神助。瑱移軍於城北。造柵置營。焚燒坊郭。產業皆盡。約將戰士萬餘人。各持攻具於城南。置營壘。南北合勢。儼乃率步騎出城奮擊。大破之。擒五百餘人。先是郢城卑下。兼土疎頽。儼更修繕城雉。多作大樓。又造船艦。水陸備具。工無暫闕。蕭循又率衆五萬。與瑱約合軍。夜來攻擊。儼與將士力戰終夕。至明。約等乃退。追斬瑱驍將張白石首。瑱以千金贖之。不與。五月。瑱約等又相與并力。悉衆攻圍。城中食少。糧運阻絕。無以爲計。唯煮槐楮桑葉。并紵根。水萍。葛艾等。草及靴皮帶。觔角等物。而食之。人有死者。即取其肉。火別分噉。唯

留骸骨儼猶申令將士信賞必罰分甘同苦死生以之自正月至於六月人無異志後蕭方智立遣使請和顯祖以城在江表據守非便有詔還之儼望帝悲不自勝帝呼令至前執其手持儼鬚髮脫帽看髮歎息久之謂儼曰觀卿容貌朕不復相識自古忠烈豈能過此儼對曰臣恃陛下威靈得申愚節不屈豎子重奉聖顏今雖夕死沒而無恨帝嗟稱不已除趙州刺史進伯為公賜帛一千疋錢十萬九年又討賊有功賜帛一百疋錢十萬十年詔除揚州行臺與王貴顯侯子監將兵衛送蕭莊築郭默若邪二城與陳新蔡太守魯悉達戰大地洞破走之又監蕭莊王琳軍與陳將侯瑱侯安都戰於蕪湖敗歸皇建初別封成陽郡公天統二年除特進四年十月又別封猗氏縣公并賜金銀酒鍾各一枚胡馬一疋五年四月進爵為義安王武平元年出為光州刺史儼少任俠交通

輕薄遊京洛間及從征討每立功效經畧雖非所長而有將帥之節所歷諸州雖不能清白守道亦不貪殘卒贈司徒尚書令子顯給事黃門侍郎爾朱將帥義旗建後歸順立功者武威牒舍樂代郡范舍樂亦致通顯牒舍樂少從爾朱榮為軍主統軍後西河領民都督爾朱兆敗率眾歸高祖拜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以都督隸侯景破賀拔勝於穰城又與諸將討平青兗荆三州拜鎮西將軍營州刺史天保初封漢中郡公後因戰沒於關中范舍樂有武藝筋力絕人魏末從崔暹李崇等征討有功授統軍後入爾朱榮軍中頻有戰功授都督後隨爾朱兆破步藩於梁郡高祖義旗舉棄兆歸信都從高祖破兆於廣阿韓陵竝有功賜爵平舒男每從征伐多有剋捷除相府左廂大都督尋出為東雍州刺史世宗嗣事封平舒縣侯拜儀同天保中進位開府又有代人庫狄



伏連字仲山。少以武幹事。爾朱榮至直閣將軍。後從高祖。建義。賜爵虵丘男。世宗輔政。遷武衛將軍。天保初。儀同三司。四年。除鄭州刺史。尋加開府。伏連質朴。勤於公事。直衛宮闕。曉夕不離。帝所以此見知。鄙吝愚狠。無治民政術。及居州任。專事聚斂。性又嚴酷。不識士流。開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伏連加以捶撻。逼遣築牆。武平中。封宜都郡王。除領軍大將軍。尋與瑯琊王儼。殺和士開。伏誅。伏連家口有百數。盛夏之日。料以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飢色。冬至之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伏連問此豆因何而得。妻對向於食馬豆中。分減克用。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之人。竝加杖罰。積年賜物。貯在別庫。遣侍婢一人。專掌管籥。每入庫檢閱。必戒妻子云。此是官物。不得輒用。至是簿錄竝歸天府。

史臣曰。高祖霸業始基。招集英勇。張瓊等。雖識非先覺。而運屬時。

來驅馳戎旅。日不暇給。義宣禦侮。契協宏圖。臨敵制勝。有足稱也。慕容紹宗。兵機武畧。在世見推。昔事爾朱。固執忠義。不用范增之言。終見烏江之禍。侯景狼戾。固非後主之臣。末命緒言。實表知人之鑒。寒山渦水。徃若摧枯。算盡數奇。逢斯厄運。悲夫。贊曰。霸圖立廢。主業是因。偉哉諸將。寔曰功臣。永懷耿賈。無累清塵。

